

北閩布政使司  
華文定租書

韓大定

警世  
小說  
鬻宮外傳

曹乃文著

(一)  
萬紫千紅總是春

(1)

在這古老故都的一角，有一座高大威嚴的城樓，城樓外邊，有一條由西北往東南的河流，那河流兩岸，楊柳依依，風兒微微吹過，河水的波紋，就好像綢紗一般的浮起來了！在那河間築起了一座石橋，差不多在每日早晨的時候，那石橋上就會發現一位憑欄眺望的少年，不知他是聽那枝頭小鳥清脆的歌聲呢？還是看

那岸旁的野草與閒花呢！

這個少年，是華美大學一年級的學生，名叫陳國棟，年二十歲，他原是安徽桐城人，他的祖父曾做過清朝的京官，所以在那個時候，他祖父就在西城什福麻大街置了一所極款緻的住宅，現在國棟所住的還是那所房子呢！

國棟的祖父故去不久，民國就成立了，他的父親已經改行在平爲商，家中雖不很大富，却也小康。他因自幼讀書，天資生來又很穎慧，再加上家庭教育良好，直到入了華美大學，仍舊是一個『品學兼優』的青年！對於新潮流的男女自由戀愛那種滋味，他簡直是未曾嚐過！說起來，就可以想到他讀書的專心！真

是現代青年學子裏邊的『鳳毛麟角』了！在華美大學的數千學生裏邊，他雖然不能的的確確稱爲首屈一指的好學生，然而在校的教授與同學們的眼目中，已很滿意的認爲他是個良善份子之一了！

在這年的寒假過去之後，華美大學照常開學，陳國棟自然仍舊到學校上課，在一個星期以後，他的行動，就大大的改變了，與從前『判若兩人！』……他天天早晨到那座石橋上眺望，還是在這寒假三個月以後的事情呢。

國棟在以前除掉應時上課以外，就是自家翻書查典的深求！真是終日孜孜，窮年兀兀！若長此以往，那怕得不着什麼博碩學

士的地位呢！他近來則不然了，每日精神恍恍惚惚，臉上漸漸地罩了一層灰色氣象！每天有時只上了一兩課，就請假去了！甚至就許三天五天不到學校來！同學們誰也猜不出他到底有什麼要緊的事情！他偶爾到學校來，也不像從前那樣態度了，從前他的衣服是非常樸素的！而今則西服革履粉面油頭，已變成一個十足的纨绔子了！

國棟有一個最好的同學，名喚李良傑，素日和國棟就如同親兄弟一般，他見國棟如此改變，他的心裏不禁爲之驚異！這天，良傑看見國棟來學校裏了，便趕忙向他招手道：『請你隨我來，有話同你講……』

當時，國棟隨他來到校園內一棵樹下，良傑首先用很忠實的口吻道：『國棟！我們倆在中學時就是同學，現在到了大學，仍是同學，並且，素日我倆的感情就很好，今天我情願犧牲數載的交誼，也要向你直言無隱的說幾句話，我希望你要聽，至於你是否聽？那……我則無權干涉了！你……能不……能聽！』良傑說到這裏，語聲有些顫了！國棟這時反很沉着了氣，慢言慢語回答他道：『仁兄有話請講，何必如此？……』良傑這又接着往下說：『我覺你近來的行動有些奧妙！內容並含有很多的危險成份！不知你自己也有這種感覺嗎？我想你不會有這種感覺的！假設你若能有這種感覺，你自己也許會又改變成以前的樣兒了！現在我既

然代你感覺出來，爽直的告訴於你，就如同你自己感覺的一樣！那麼，你還不從速的改變嗎？……」國棟聽了良傑這一片話，把兩眼微微一閉，眉頭一縐，合着牙齒由牙縫往嘴裏吸進一口氣，他才說：『這些話，我聽了有點不懂，真使我莫明其妙！』良傑『噫』了一聲道：『我說這話，用意很簡單！只要你清冷的腦力一想，自然就會聽懂了，因為現在我還沒有十分的證明……』所以不便赤裸裸的對你說，可是我很希望你赤裸裸的對我說了，我很願替你作一前途打算！願你三思……』國棟微微一笑了一笑道：『我很感謝你這種盛意？不過，現在我似乎還不需要這種打算！因為男女交朋友，以至戀愛，乃是最平凡的事，用不着這樣大驚

小怪！並且，我也不是三兩歲的小孩子！……」良傑一番好意，反倒招出這些使人難入耳的話語！他乾生氣張着口說不出一句話！國棟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言語有些過火！忙又接着向良傑道：『你要知道：我倆既然是好朋友，你所說的話，我當然要聽，不過，我近來的行爲，也不過是及時行樂，偶爾爲戲……』良傑點了點頭道：『話雖如此，我們既然是同學，我就不得不對你說！至於我說的對與不對，你是聽與不聽，那是另一問題！……最後，我還有幾句要緊的話……』國棟忙插嘴道：『有話請講啊！』良傑道：『你方才所說的男女戀愛，是最平凡的事情……又說什麼及時行樂，偶爾爲戲……』我雖然是個無能之輩，可是關於男女



戀愛的勾當，我也身臨其境的經過幾次……要知道啊：及時行樂，還不是你我輩所應抱的宗旨！你更要知道，一切惡習與不良結果，都是由偶爾為戲而來的！……」他剛說到此處，已到上課的時候了。良傑走進教室內，心裏自忖道：「國棟這時還是在「持迷不悟」的時期呢，簡直無法規勸了！」……

從此，國棟在學校裏的地位，真是一落千丈！以前敬重他的人現在已竟成爲厭薄他的人！以前喜歡他的人；現在已竟成攻擊他的人！幾個像良傑這樣知心的好同學，也只有爲他嘆惜而已！

但是國棟究竟因爲什麼要這樣改變呢？這其中的原因，現在就敘述了：

在寒假中，國棟接到他舊日同學周逸民一封信，是這樣寫：

國棟學兄：多日未晤，念甚！本星期日爲姨跳女中開「新年同樂會」之日，弟現得到入場券兩張，請兄該日到舍下同去一觀盛會爲盼！此祝學安！

弟周逸民拜。

國棟看了這封信，本想不去參觀，轉又一想，在寒假中也怪悶的！莫若藉此散散心，這才決定到那天與逸民同去。

時光真快，不知不覺的就到了星期日，姨跳女中這天特別顯着熱鬧！雖然是下午一時才開會呢！可是在上午十一點鐘以前，來賓就很多了！青年男女學生，要佔其中十分之七八，國棟與逸民當然也是內裏份子，他們兩人到了會場內，由逸民給找好了坐

位，因為離開會時間還有一點多鐘呢，兩人便坐在會場中的木質椅上談起話來，逸民很得意的道：『我的表妹秦淑容女士，是這學校裏高中三的學生，今天有她的一幕跳舞！……』國棟微笑道：『否則，你或許不會來吧！』逸民聽了不語，似乎是默認了！忽然又把眉頭一縐，又似乎內中很有難言之處！

國棟與逸民說說笑笑的就到開會的時間了，一陣鈴聲響起，全場觀衆精神爲之興奮！……一些開會的儀式過去後，這才正式開幕！那粉紅色的綢幕上，綉着金色的「新年同樂會」五個大字，銀笛一響，司幕員將幕拉開，頭一幕是新劇，很平常的過去了，第二幕清唱，第三幕魔術，第四幕……都沒有引起觀衆很大注意！

逸民與國棟更煩的很！好容易纔盼到秦淑容女士上場了！他們兩人這才把精神提起！運用銳利的目光，死釘着表演台上！

淑容女士，芳年雙十，她生來的一幅豐滿嬌媚的面孔，細條條的身軀，在姨跳女中是個風頭最健的人物！又已被選爲「校花」！因此追逐他的大有人在！這天她們學校開同樂會，有她的一幕「單人舞」！她剛由幕內一露面，那鼓掌聲就如雷一般的響起！她那燕兒似的身材，柔腰嫵娜，嬌體輕盈，琴音與歌聲同時奏唱着，舞的工夫很好，兩條雪白的大腿，穿着一雙肉色絲襪，胸前的雙乳凸起！花兒般的嫩臉，含着姣姣的笑意，配上黑黑的頭髮，好像白雪映着紅霞！潔白的皮膚，如同凝脂一般！……起初舞時

還是慢慢的，漸漸就加快了！觀衆的目光，也都隨着她的舞姿而轉移，一時蚊蝶穿花，一時蜻蜓點水，纏綿的勁兒，使會場內的空氣，清靜極了！逸民這時的呼吸，恨不能都要停止！……國棟看了也不覺生出一種愛慕之心！又轉過臉兒看看逸民，就見他直着一對眼睛，一絲不肯放過！國棟這時不但不覺好笑，反倒能够原諒他這種可笑樣兒的原因。……到了最後，台上的淑容女士，用一種最快而俐落的動作，把舞姿與歌聲一齊收着，好像驚鴻一瞥，就躲進後台去啦！觀衆這時如夢初醒，不知不覺的由口中喊出一個「好」字，接連又是一陣掌聲。

淑容女士的「單人舞」閉幕後，又演了幾幕，始才散會，全場

的人聲，驟然間就嘈雜起來，擁擁擠擠的都出會場，逸民這時同着國棟也加雜在衆人裏，逸民小聲對國棟道：『我們不忙，可以等一等再走！』國棟也怕人擠，他們兩人走出會場（即該校大禮堂）便到了一個教室門口，停止脚步，一見男女學生們，捱肩擦背的如同潮水一般向校外去了。人漸漸稀少啦，國棟剛要說走，忽見由禮堂後邊出來了一個面熟的女生，臉上雖未施脂粉，而亞賽出水的芙蓉一般！蓬鬆烏髮，皓齒明眸，亭亭玉立，動人風情！她穿着一身學生制服，外披一件摩登式斗蓬。一步一步走向這邊來，逸民見了趕忙喊了一聲：『淑容！』國棟才知道就是方才跳「單人舞」的秦淑容女士，更知道就是逸民的表妹。

## 饕官外傳

淑容走到逸民面前道：『表哥一人來的嗎？』說話間用眼瞟了國棟一下，那意思又好像知道逸民與國棟一塊的，而偏要『明知故問！』逸民見問，忙道：『我不是一人來的，來！我給你們介紹介紹！……』說着便指着國棟，對淑容道：『這是我舊日同學密斯特陳，是華美大學最用功的好學生！』又轉過手來指着淑容向國棟道：『這是我的表妹密斯秦！就是方才跳舞……』淑容杏眼一瞪忙道：『得啦！……』逸民便不敢往下接着說了！

國棟等逸民介紹完了之後，便向淑容點了點頭道：『密斯秦的跳舞真精彩！』淑容微微一笑道：『過獎！過獎！』逸民看他們倆倒真有些『一見如故』的形勢，不免有些醋意，便沉臉道：

『我們走吧！』三人便出了姨跳女中。淑容因爲身體乏了，便坐上了一輛洋車，國棟與逸民也分手而別，她坐在車上，不知不覺回過頭來看了國棟兩眼，又點了點頭，並又大聲好像是向逸民說：『明天我到中山公園玩去，你能去嗎？』誰知逸民這時已經走遠，並未聽見，倒被國棟聽了！

國棟回到家中，心裏不由跳動起來！也顧不得吃飯，忙跑到自己書房裏，他雖是一個良善青年，怎奈正是血氣方剛的時期！二十歲正是少年的難關！心裏便不由的活動起來，拿定主意明天要到中山公園會她去！誰知就因這一剎那間的主意，竟把他一生的前途斷送了！……………



次日，國棟急急忙忙吃了早飯，就換了一身比較清潔的衣服，匆匆的便向中山公園而來，進了正門，穿過「過廳」，走到「石燈」處站了一會，往四下望了望，遊人這時很少，那小風兒，吹到面上還有些寒意，又往北經過公理戰勝坊，從扇面亭西邊經過，拐灣往西，又往北進了壇門，就見前邊走着一男一女，那女的好像是淑容，他便加緊了脚步往前追去，心想：「看這個男的可是一點不像逸民，那麼許是這位秦女士的另一個男友！她能隨便交這些男友，怎麼我會連一個女朋友都沒有呢！？」他心裏雖然思念着，腳底下仍一勁兒往前趕，一直經過社稷壇（俗名五色土地方）他眼看離着那一男一女不遠了，便又仔細在那女的後身注意

看了看！又似乎有些不是，因為這個女子的屁股蛋非常大！好像個少婦模樣。再看那個男的，好像是同學孫曉庭君。就聽那個女子帶着氣憤的口氣向那男的道：『我們結婚還不到三個月呢，你又和她通信！我知道你們男子是喜新厭舊的！』那個男子忙說：『妳不要多心！她……』國棟一聽那個男子說話，正是孫曉庭的語聲！這時他驟然想起她原來是孫曉庭的太太朱秀雲女士。他有心再快走幾步赶上他倆。又一轉想：還是躲開爲妙！心裏這樣想着，脚步便減少了速度，這時曉庭夫婦竟往西拐去了，國棟繞過中山堂及圖書館，出了壇北門，站在「格言亭」裏往東往西望了望，也沒有淑容的影兒，他便找了個二人休息椅坐下。心想：假設

淑容這時要來，我倆坐在這一張椅上，娓娓談心，那甜蜜的勁兒，也不在曉庭夫婦以下呀！這時他眼望着御河，厚厚的凍了一層冰，眼前的紫禁城，金黃色的琉璃瓦，被寒光照耀着，格外好看！他看的有些發呆！幾個遊人見了這個少年坐在冷清清的椅上，不知想何心事？就有那好奇的，也坐在離國棟不遠的一個椅上，眼看着他這邊！國棟這時覺着自己有點好笑！忽然醒悟道：哦！是了，現在時間早的很！還不到十二點鐘呢！她要來也在下午二時以後！又一轉想：不對，也許她來了，因為沒有規定在何處相見，偌大的公園，知她在那一方呢！又一轉想：希望她這時不要來，我趕快到門口等着她去！想罷，忙由椅上起來，匆匆又由原

路回來！到了公園正門，一路還是東瞧西看，雖然也有不少的女子，然而卻沒有他的心上人！在這寒冷的冬日，他的身上微微會還能有些汗了！

他走到過廳地方，忽見由兒童體育內場姍姍走來一位女士，鬆鬆的捲髮，穿着一身物華格面的皮袍，對那太陽閃耀着，金光四射，下身穿的卻看不清楚。眨眼間，這女士距離他越發近了！他仔細一看，真巧！認識她是女同學蜜斯張蘭英！這時蘭英也看見了國棟，兩人彼此距離不過三四丈遠，她只是微笑着，彷彿要說話，却又不好意思！國棟便大大方方的迎上幾步說道：『蜜斯張也玩來了！』蘭英把頭點了點道：『是的！陳先生一個人來的

嗎？』國棟『是』了一聲，蘭英也往前緊走了幾步道：『一塊兒走走。』兩人並肩就往東走去。

原來這位張女士也是華美大學的學生，與國棟同在一班，素日她對於國棟就加以青睞！無奈國棟心是如石鐵一般！對任何女性都冷冷淡淡毫無表示！自從昨天在姨跳女中遇見淑容女士，就頓改前心，見了任何女性，就想親近親近！今天遇見蘭英，他心裏暗喜！可是，淑容女士的芳影，他立刻就忘在腦後去了。

國棟與蘭英順着走廊往東走了不遠，又拐灣一直往北，穿過來今雨軒，這時遊人仍很稀少，說笑之間，走過投壺亭，來到壇東門，國棟笑對蘭英道：『我真累死了，這半天工夫，我差不多走

了這園內四分之三的地方啦！」說完就把脚步停止。蘭英把頭一扭道：「那麼我們就到一個地方休息休息去吧！」國棟笑道：「好吧！」把頭抬起看見岩石山上有個六角亭，便接着又道：「我們上去吧！」蘭英笑了笑道：「我每次來都要到這亭上玩玩，這亭子的名兒非常好聽！叫「松柏交翠」……」說着便往上走，國棟趁機握着她那白而且嫩的玉腕！蘭英也不推辭！兩人攬腕而上，到亭內並肩坐下。國棟把頭一歪，笑嘻嘻道：「在學校裡妳爲什麼不愛理我？」蘭英道：「不是！同學們多好造謠言，我不是真不……」國棟聽了，覺得蘭英對自己真是深情！不禁的將身子往前移動，頭部便靠近了她的粉臉，已經十足的現出要要求

一吻香腮的樣兒了！蘭英含笑用手輕輕將他一推！他竟趁勢吻了她的手背一下！……兩個人在亭內溫柔了許久時間！她要起身回去，國棟道：『天氣還早，妳忙什麼？』蘭英道：『我有一點要緊事情，咱們明天見……』國棟見她一定要走，也不強留，便說道：『我們一塊回去吧！就手我送送妳！』蘭英眉頭一縐道：『不必！依我之見我們各走各的！省得回頭讓小孫看見又要瞎說胡道了！』國棟笑道：『妳也看見他啦！他那位新婚太太妳看見沒有？』蘭英把嘴一拋道：『什麼新婚太太！聽說小孫又同馮佩貞增高執度了！所以他這位太太要用離異恐駭他呢！……』國棟把頭點了點道：『怨不得她剛才罵他「喜新厭舊」啊！……』說

話間蘭英已經走下亭子。這時國棟忽然又想起淑容來了，便也不遠送她，握手而別！約定次日仍在此處相會！不提蘭英走去，單說國棟這時忽要小便，扭過身兒要奔社左門旁那男廁內去，剛走不到幾步，忽然看見由北邊女廁內走出一個青年女子！他忙定睛一看，不覺吃了一驚！也顧不得小便了，趕緊走上前去！誰知那個女子竟裝作沒有看見他一樣！直奔壇東門去了。

正是：她分明是：『天上瓊花世上少！』你爲何『萬紫千紅總是春？』要知這個女子是誰？且看下章。



# 敬告讀者

曹乃文著

定價：

每冊五角。

試郎心  
小說

寄售處：

全國各書局。

(試郎心)

## 目錄

- 1、月明星稀時
- 2、暗箭中傷
- 3、行止齷齪
- 4、愛
- 5、舞態絕寰
- 6、突來喜音
- 7、稍了心願
- 8、單思苦
- 9、互託青鳥
- 10、素幃增恨
- 11、一個大學生
- 12、更進一步
- 13、分身術
- 14、誰是誰非
- 15、一親芳澤
- 16、同獻影片
- 17、戲謔
- 18、郊外踏青
- 19、麗人罹犬齧
- 20、舊雨重逢
- 21、薄倖
- 22、靈魂飄渺
- 23、祖母病重
- 24、心的勝利

(一)  
輕薄桃花逐水流

那個女子走進壇東門，把頭猛然一回，兩人的目光，正成一對直線，國棟更看清了！一定是她！忙加快了脚步，走到她的面前，把頭深深向她點了點道：『蜜斯秦什麼時候來的？』淑容故意把身子一扭，輕啓朱唇『哦』了一聲，淡淡說道：『陳先生一人來逛公園不覺悶嗎！』國棟明知她這句話含有深意，便向她說道：『我本來逛公園都是一人來，尤其是今天連早飯都沒有吃好就來了！誰知找……』他說到這咽住啦！有心往下說又恐太冒

失了！遂趕緊一轉道：『剛才無心中遇見我的表姐在這亭上呆了一會，我因為還沒有達到我的心願，所以我表姐走了，我還捨不得離開此地，因為我深信蜜斯秦不會失信的！』說到這裏，他感覺吸了一口冷氣！深恐姣聲責難！誰知淑容竟大大方方的笑了一笑，兩人一邊談着話，一邊奔社稷壇這邊來，她似乎知道國棟尋找她的苦心了！便也向國棟抱怨道：『你知道我什麼時候來的嗎？』國棟頭一搖說：『不久！』淑容把小嘴一凸道：『別說啦！我比你來的時間不晚！連早點我都在這裏吃的！』國棟一眼望見她肩上的那雙溜冰鞋，自己才怨自己道：『我就是沒到園西邊去！可是，未定地點而仍能相遇，也真是有緣了！』淑容側過頭

兒，瞟了他一眼道：『你表姐和你更有緣了！』國棟心裡不覺好笑！暗道：『看她這麼年輕，酸味可真不小！若非自己隨機應變！真要把醋罈子碎出來！』心裏這樣想着，嘴上的話又說出來了：『那麼，妳表哥和妳的緣更……！』淑容忙道：『不要提他……』說話間，杏眼圓睜，就好像與逸民有大仇在先似的！這時國棟才知道昨天同逸民看『新年同樂會』提到淑容時，逸民把眉頭一縐的原因。不由替逸民有些傷心！因為同淑容交情很薄，雖然說是兩心相印的話，這時也不便冒然問下去。……

國棟與淑容在園內玩了很久時間，談東道西，很是得意，直到下午兩點多鐘，始才與這公園暫別，臨分手時，彼此各道了詳

細通信處，以便來日藉青鳥談心！不提淑容，單說國棟回到家，肚裏雖說是很餓了，也顧不得吃東西，一直跑進書房內，呆呆的坐在椅子上，兩眼望着天花板，心裡暗想：『事情是真有時候出人意料！我萬也沒有想到，在這一日之間竟會交了兩個女友！……』他正在想得入神之際，忽然風門一響，他的妹妹陳國芳女士走了進來，笑着向他道：『哥哥！你還不吃飯嗎？』國棟如夢初醒，把頭搖了搖說：『我不餓呢！你們先吃吧！』

原來國棟這個妹妹，芳年已經十八，漂亮極了！在華美大學附屬中學初級三年級讀書，個性有點像她哥哥，對於校內功課很認真學習，尤善歌舞，不喜在運動場內打球賽跑，外號人稱『小

胡蝶』將來與周逸民戀愛，發生許多笑事，此是後話不提。單說國棟在這三七二十一天的寒假中，簡直是把書本放在九霄雲外了！鎮日的周旋在張蘭英與秦淑容這一對尤物身上啦！起初，國棟的手腕還使得開，漸漸的就露出了馬脚！後來，索性就公開了！蘭英與淑容表面上很要好，內容早已無形中拉開情敵戰線！蘭英依仗自己是個大學學生，沒把一個中學女子放在心上，淑容也不干示弱，國棟一手托兩家，半斤八兩，一視同仁！

寒假開學後，國棟所以要改變了態度的原因，現在已經敘述明白了！作者一支禿筆，同時難寫兩方面的事，現在先讓國棟渡他的粉紅色愛海的生活，再把周逸民的事兒寫一寫：

那天，周逸民同國棟在姨跳女中看完了「新年同樂會」之後，便回到家中，暗暗的生氣！心想：「表妹太使我傷心了！我屢次三番的向她求愛，她總是推脫！還不如斷然間把我拒絕了呢！也使我一裸心兒穩穩放下！像這樣的不即不離，真真把人愁死！氣死！恨死……」想着想着他忽把桌上的鏡子拿起照了照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周逸民並不缺鼻少眼哪！她爲什麼見了我就表現出一種冷淡的面孔呢！她爲什麼見了陳國棟，就那樣的親熱呢！……」唉！還是我的錯！以後，她若真是和國棟要起好來，那我可是引狼入室了！……」

過了數日，果然未出逸民所料，淑容與國棟的事情，他有些

耳聞了！直氣得他臉青脖子粗！恨恨的發誓道：「不報此仇，枉爲人也！」但是，這仇怎樣去報法呢？……倒成了他一個難解決的問題啦！

原來逸民和國棟是在中學的老同學，兩人一塊畢了業，國棟升入大學，逸民因爲經濟問題，竟不能升學，就托朋友在華美大學附屬中學當了一名辦事員，這是美其名！其實就是一個抄寫講義的！每月混十六七元錢的薪金！因爲逸民會寫一筆好字，否則，就連這一個美其名的辦事員，也不容易去幹呢！現在國棟把逸民的精神安慰的表妹，作爲了他的愛人！逸民焉能與他干休？不過，這大權還是在蜜斯秦手內，逸民不能奈她何！他只有對國



棟施展報復了！他尋思了很多日子，也沒有得到一個良善的答案，他自己只有安慰自己道：『不可操的過急！天下無難事，祇怕有心人！』

國棟自那天被同學李良傑勸說了半天，他仍是「持迷不悟」！良傑和他是中學時的同學，當然和逸民也是老同學了。

這天是星期六，華美附中有一幕女子排球比賽，良傑把功課作完，就到那裡觀光去了。一眼看見逸民在辦公室內，正伏在桌上寫臘紙呢，他便走到窗前用手指輕輕彈了玻璃兩下，逸民抬頭一看是良傑，忙放下鋼筆，走出辦公室，笑看向他道：『請裡邊坐！』良傑用手一指運動場道：『我看賽球的來了，你怎麼不看看！』

去？」逸民又笑了笑：「你先去在那裡等我，我寫完這張就去！」良傑點了點頭答應一聲，便轉身奔運動場來，這時還沒有到開始比賽時間，甲乙兩隊正在練習玩呢！乙隊是本校校隊，甲隊是姨跳女中校隊（簡稱甲乙）甲隊全體穿着大紅色小褲叉，粉色毛線上身。白絨的長腿燈籠褲，卻脫掉在一邊。那圓圓的大腿都呈露在觀衆眼簾之前！乙隊服裝雖然不及甲隊整齊，可是五光十色的也很好看！甲隊裡尤使人注目的是第一排中間那位，背後綉了一個黑色「1」字，人們一看，就知道她是隊長無疑了！原來她就是那大名鼎鼎的校花秦淑容女士。

銀笛一聲響亮，正式比賽，兩隊共十八位蜜司。三十六條大

腿，同時活動起來！甲隊第二排中將，是著名的排球好手陶實女士，她戴着一付近視眼鏡，看球格外注意！一托一扣，精彩異常！良傑看的眼花亂墜！這時逸民也來了，站在良傑一旁，低聲附在他耳朵旁邊道：『國棟來了沒有？』良傑『噤』了一聲道：『別提他！他簡直是不堪造就啦！近來不知因為什麼他總是精神恍惚！學業一落千丈！一星期不準到校兩天！也不知他外邊有什麼外遇！』逸民忙止着他的話鋒道：『低點聲！這裏有他的關係人！』良傑忙低聲問道：『誰呀？』逸民把嘴往球場內甲隊裏一凸道：『就是那位 No. one！』良傑點了點頭道：『怨不得……』可是他那裏知道逸民就是她的表兄！淑容只顧與球周旋，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曲！便向她說：『我還有一點事情沒辦呢！』他妹妹忽插嘴道：『哥哥！明天星期沒課，你今天請我看電影去！』國棟盼不得把她們支走，便借機向蘭英道：『那麼妳同國芳到中天看電影去，我辦完事隨後就到！』蘭英還沒有表示可否，國芳早像小那鳥依人一樣；拉着蘭英的手道：『走！姐姐！』她有心不允，又被他兄妹錯疑自己捨不得花這幾角票錢！所以便欣然允許！並向國棟道：『你要去，可到樓上找！』國棟答應一聲，國芳便一跳一跳的同蘭英去了！

淑容女士這時已經把衣服穿好，累的香汗一直由粉臉上往下流，國棟趕緊走上前去說道：『密斯秦今天真賣力氣呀！』淑容

笑了笑，沒有言語。國棟又接着道：「舍妹同蜜斯張到中天看電影去了！妳可以同我找她們去嗎？」淑容把眼瞟了國棟一下道：「不就是你的表姐蜜斯張嗎！」說完兩人對視一笑！淑容見他這時候臉上有點掛不着了！便把笑臉收起，表示很鄭重的又向他道：「我剛打完球，不宜到影院裏呆呆的坐着，我們不妨到三海或公園裡兜個圈子去！你想怎麼樣？」國棟盼不得她說出這句話！他以先所以要求她到影院去，那意思是告訴她：「張蘭英我們可以躲開她！她們是到影院去了！」當時他倆就一同離開了華美附中，找地方圈兜子去了！

且說蘭英同國芳二人到了中天，恰巧離着開演時間還有十幾

分鐘呢。買了兩張樓上的票，並特意多佔了一個坐位，以便等國棟到來！十分鐘很容易就過去了。鈴聲一響，全場頓成黑暗世界，蘭英心裡很是着急！並且暗恨國棟！這天該院所演的片子，是名小說家張恨水君原著，紫羅蘭女士與最勝負名之明星金燄合演的『銀漢雙星！』將演不到五分鐘，蘭英忽發現由身後走來兩個男子，被一身着白衫手持電棒的男招待員領導，就聽那招待員道：『這裡有一空坐位！』蘭英這時已醒悟過來，知道國棟是欺騙她了！她更知道今天她是墮入國棟的『調虎離山』計啦！氣的她也不給他去佔坐位了！便讓國芳搥她坐下，在外首讓出一個空位來，就聽一個男子說：『逸民你先請坐，我去前邊找坐位！』



她一聽這是同學李良傑的聲音哪！可是又恐怕認錯了！靈機一動，便向國芳故意大些聲音道：「國棟怎麼還不來呢！」逸民一聽「國棟」二字，心裏不覺一跳！他雖不認識蘭英，然而他可是認識國芳，並且國芳每日上課下課他都看得見，又因當年與國棟同學，也時常到她們家裏去，這時良傑聽見蘭英說話聲音，便借着那招待員的手電棒光一望，認準是蘭英了！便走上前一步道：「密斯張什麼時候來的？」蘭英站起身來趕忙又坐下道：「喝！密斯特李來了嗎？」逸民也走上前一步，借電光隱隱看見蘭英坐旁的國芳，忙笑道：「密斯陳嗎？你哥哥怎沒來呢？」……

電影院開演之後，場內觀眾不應當高聲隨便談話！更不應當

久在人家視線前長時間的站立着！所以逸民良傑與蘭英國芳四人略略談了幾句話，逸民便不客氣的坐在國芳旁邊那個空位上了！良傑由招待員在蘭英面前找了一個位子坐下，四人無話，都開始注意銀幕上所演的『銀漢雙星』。

他們四人爲什麼這樣巧？怎會同時都看電影來呢？原來當國棟向蘭英說話時間，良傑就很注意，後來見蘭英同國芳走了。良傑便對逸民道：『你認識她不？』逸民搖了搖頭，良傑道：『她叫張蘭英，和我們是一班同學！』逸民點了點頭，一聲不語，若有所思。後來淑容同國棟在一起說話，良傑便問逸民道：『這個女子是誰？我怎會不認識！』逸民聽了兩耳有些發熱！忙對他說

道：「請你到他倆身後聽聽他們說些什麼話，回頭告訴我，我便根根底底也全告訴你！」良傑巴不得把國棟的秘密探聽明白了便說：「好！大丈夫一言既出……」逸民趕緊說：「一百馬也追不上！」良傑一笑便走向國棟身後，因為剛賽完球，亂七八糟的，國棟這時更因美色所迷！其他一切他還顧及到嗎！淑容又不認識良傑，當然也不注意，正趕上國棟對淑容道：「舍妹同密斯張到中天看電影去了！……」他直聽道淑容表示反對看電影止。他才回身走到了逸民面前，合盤都對他說啦！說完了之後，便要求他道：「你該對我根根底底的說啦！」這時國棟同淑容已經走了。逸民「唉！」了一聲道：「國棟人格太不正了！剛才那個女子名

叫秦淑容，是姨跳女中的校花！就是剛才打球的那個 Zoone 和我是親戚，從前我倆感情很好！自從國棟和她認識後，她便和我絕裂了！說起來女人的心真是如同水銀一般！」良傑聽了不住點頭，便安慰他道：「戀愛場中，本有勝負，大丈夫能曲能直，不能爲一女子，而不顧了偉大的前途！」逸民也點頭不已，沉靜一會，逸民眼珠一轉，面上忽現一絲笑容，很誠意的向良傑說：「我今天也沒有工作了，我們何妨玩玩去！」良傑答應了一聲，逸民又回辦公室把大衣穿上，兩人離開華美附中，出了校門，逸民就喊來兩輛洋車到絨線胡同中天影院，良傑也不明白他的用意？到了中天，由逸民給了車資，他還要購票，良傑不忍，便搶

着掏出壹圓鈔票，買了兩張樓上券，好在是老同學，彼此都過的着！可巧就與蘭英國芳兩位女士相遇了！

逸民捱國芳坐下，覺着一陣一陣迷人的香味，直往鼻孔內鑽來！略微將身子一動，便和國芳的玉體相接觸，那所接觸的局部，就好像受了電的一般！所以，銀幕上所映的是什麼？他完全不知道！

蘭英對銀幕上所映演的！他很注意，看到李月英那種天真活潑的樣兒真是個『無愁仙子』！後來上了鏡頭，與明星楊倚雲發生情感，她不覺替這未染污塵的少女捏一把汗！

演到半途，銀幕上忽然現出『休息』兩個大字，全場電燈

驟然明亮！良傑回過頭來笑對蘭英道：「看這片子怎樣？」蘭英微微一笑把頭一點道：「很細膩！但不知結果如何？」良傑忙把笑臉收起，很鄭重的道：「自古多情空餘恨！痴情的李月英終要被負心的楊倚雲所遺棄的呀！……」蘭英把頭一歪，斜着她那一對杏眼道：「現在才演到一半，你怎會知道？」良傑笑道：「我看過張恨水君那本原著！」蘭英也笑了！這時良傑已給逸民同蘭英介紹了！逸民聽他倆說完後，便忙插嘴道：「天下的負心男子何只楊倚雲一人！」蘭英聽了，若有所感，國芳不知深淺，隨口答音道：「痴心的女子又何只李月英一人呢！」蘭英不覺一楞！只對她笑了一笑，沒有言語。逸民良傑二人聽了這個少女的這

一句話，也不覺呆了！想不出來說什麼話和她對答，其實國芳是無心中的一句話，被有心人聽了，就要兜起心事來！誰知就因她這一句，會惹動了逸民對她的情絲和蘭英對國棟的愛意！這時坐旁有幾個觀眾很是注意他們四人！他們也感覺出說話的不慎了！都閉口不言！幾分鐘的休息很容易的過去了，便接演下部，這時逸民的一棵心——報仇的心——又顫動起來了！心想：『他把淑容奪去，我何不把他妹妹國芳佔來！果能成功，一方報了奪愛之仇，一方自己也有了情侶，豈不一舉兩得嗎！』蘭英這時腦筋裏也在亂想了！又因受了銀幕上的刺激，便把國棟看成楊倚雲一流人物了！後來，看到李月英失戀後，驟然離開煩惱場所，隱居到

一角小樓內去！她不覺淚下！……演畢，衆人都離了影院，各歸其路去了。

單說蘭英一人回到家內，心想：『良傑比國棟忠實的多！我不能學李月英，她那種舉動，太表示弱者！怨她當初的粗心！我現在要改變方針了！假設我和良傑戀愛，他不會像那楊倚雲的負心！他更不會像今日陳國棟的薄情！……』想的結果，便毅然給良傑寫了一封求愛的信！

正是：你本『顛狂柳絮無常性！』難怪她『輕薄桃花逐水流！』要知道她這封信寫的是什麼？請看下章。



費宮外傳

# 乃文漫談

現已付印，出版在即！

內容可觀  
裝訂美麗  
每冊祇售  
大洋貳角

容內

# 乃文先生 言論正大

江朝宗



江朝宗先生為『漫談』作者曹乃文君書額。

有男女青年的『婚姻問題』！  
 有摩登女性的墮落！  
 有失戀後的覺悟！  
 有社會裏的大病態！  
 有年輕女郎寫的最麻人的情書！  
 有名閨的獨身主義！  
 有象棋戰記！  
 有象人傻事！  
 有麗影芳踪！  
 有活屍！  
 有大學生失業問題！  
 有小女學生的虛榮心理！  
 有哲學意味的『夢遊天國記』。  
 還有許許多多……

約百餘篇，  
篇篇可讀！

(三) 西樓望月幾時圓

蘭英知道良傑在學校住宿，把信寫完，連晚飯都顧不得吃，貼了郵票，趕緊親身到大街上，放到郵筒裏。

次日，是星期日，各校完全休息，良傑這天起身後，溫習溫習功課，吃過午飯，要出門到朋友家去，剛走到本校的號房門口，由玻璃窗內看見有自己的一封信，便走進取了，信封上左下角寫着『英緘』二字，他忙轉身回到宿舍內，把信打開一看，原來如此：

良傑學兄：

說起來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！我們同學已經一載，你許能相信我不是『偶然』作一件事的人吧？可是，我現在竟作了一件『偶然的事！』你會知道的！我真不應當同好像『風捲楊花無常性』的陳國棟親近！好在，我對他的損失，只是一部份精神，現在覺悟還不為晚。

今天，我們無意中在中天相遇，看了那影片之後，真使我百感叢生！據我這弱小眼光看來：陳國棟還不及楊倚雲呢！楊因受經濟壓迫，始另結新歡，國棟現在並不受經濟壓迫（我深知道的）然而他就會這樣的『喜新棄舊』！直視女子為玩物！

可恨之極！然而，我是不能作李月英第二！與其來日……不如及早準備！先生以爲然否？

我現在要求先生明白我這種苦衷！並希望先生允許能夠和我比同學更深進一層的……朋友！其實，普通的朋友，還不及同學呢！假設先生不嫌棄的話，請在星期一上課時，給我一個表示！時間晚了，停筆吧！此祝

學安！

你的女同學 蘭英上。

良傑一氣把這封信看完之後，兩眼一閉，靜靜的呆了有五分鐘，用足腦力想了想，自忖道：「星期一對她怎樣表示呢？」因爲了這個問題，連到朋友家去的念頭都打消了！自己思索了半天

，也想不出一個適當的對付方法！要拒絕她吧！怎樣拒絕法呢？每日在一室受課的同學，面面相覷，怪不好意思的！要和她表示好感吧？又有些對不起國棟！裝不知道吧！明明的把信寄來了，於自己良心也不安！……左思右想，最後決定：還是寫封信，待明日當面交給她，忽又一想，這封信究竟要怎樣去寫法呢？這又成了一個難題！又想了想，只好任意去寫吧，當時展開信箋，提筆寫道：『蘭英女士：拜讀大札，敬悉一切……』寫到這裏，便停筆了，下邊如何寫法，又想不出來啦！看了頭一句這種稱呼，有些平俗，人家的信，稱呼自己爲『學兄』！給人回信當然要呼『學妹』了！再看下邊兩句話，又太古版啦！看人家來的信

·開口一句「說起來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……」有多麼漂亮！他縐着眉頭，想了半天，只衝着那張信箋出神，手上持的那支水筆也不願受他緊握了！『巴答』一聲，便躺在信箋上了！筆頭正落在「蘭英」兩字上，便把美麗的蘭英罩上一層黑紗，他看了賭氣把那張信箋捏成一團，丟進字紙簍內！又另換一張信箋從新寫：『蘭英學妹：我真沒有想到！作夢也不會想到！妳會這樣對我青睞……』他寫完這一句，覺得有些不妥！便用筆塗了。接寫：『……女士會給我寫這樣一封信，我何幸！蒙妳這樣青睞！我知道妳不是一個『偶然』的人！至於國棟，我們是多年同學，他的行為……我早就規勸過了！然而，他竟如同『耳旁風』一樣！

……」寫到這裏他又沒詞了！便點了許多點，另起一行寫道：「女士對該影片的批評，傑甚欽佩！不過內云：『不作李月英第二』一語，傑愚甚！不明何故？尙希明白示我爲盼！……下次再談，此祝學安！」他寫完，又在下綴『良傑鞠躬』四字。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覺得文不文白不白，有心再從新寫吧，自忖也寫不出什麼新鮮的了！『瞎』了一聲，心裏想道：『就這樣去吧！等晚上有了工夫再用鋼筆抄一過！我只要對她有了表示就算成啦！』

這時已經到下午了，良傑覺得很悶！仍想到外邊蹣蹣去，便穿好衣服去了，等到晚上九點多鐘，才回學校，當真又把那封信用鋼筆抄了一過，以便討得美人歡心！

次日星期一，良傑起身比較往日早些，洗漱完畢，又吃了早點，便到教室拿着一本書溫習。他心想：『今天她一定會早來的！』誰知道蘭英不但沒有早來，並且這一整天都沒有來！同時國棟也沒有露面！他又自忖：『事情真是時時會變化的！』

原來蘭英這天早晨起身本想到學校裏來，誰知剛出了家門，就遇見了綠衣使者，交給了她一封信，她一看那信上的筆跡，就知道國棟所寫了，她因爲很想知道國棟昨天失約的原因，又不願在大街上衆目之下看信，所以轉身回到家裏邊，依仗是自由家庭，沒人干涉她！走進自己房內，把信拆開，只見內裏共有五張信箋，上邊寫的是：



英！親愛的妹妹：

我現在理想着看見了你；把那個櫻桃小嘴凸的有二寸多高！氣氣的！恨恨的！罵我：『缺德！討厭，該死的！』其實爲了這點小事你就這樣一點不能原諒我嗎？所以說我這是理想！事實，你是能夠原諒我的！我的小愛人！是不是？

妳想：天都有不測風雲，人所以是有旦夕禍福的！昨天妳同舍妹到中天去以後，我本想把那件沒辦完的事情接續辦完了，就會如約去找妳們去！誰知道我剛坐在洋車上，頭部覺着非常沉重！就好像萬斤鐵錘壓在上邊一樣，兩眼也覺昏迷，無奈何，我回家了，一頭躺在牀上，難受極了！這就是所謂『病』

了吧！唉！真是病了！舍妹回來後，告訴我說妳們看的是『銀漢雙星』影片。我是看過那部原著的，現在我想起來還有些傷心！假設：我要遇到李月英那樣一個戀人！我會死心踏地的愛護她！我真痛恨死了那個楊倚雲！他真是該千刀萬剮呀！

蘭英！你是我生平唯一的戀人！我把妳比如李月英！你千萬不可視我爲楊倚雲！那，將來我們會得到美滿的愛果！

現在希望妳能够犧牲兩小時的功課！請到舍下談談！我的病或許會因此好了！妳是我的囑託醫生。只有妳能够治我的病！我想妳不會袖手旁觀見死不救吧！

我現在雖然病着，可是腕力並沒有減少一點！所以會給妳

寫這封好幾百字的信！可是！話雖這樣說，腕也有些酸了！一切的話，都待見面時再談吧！祝妳

即刻就要到我的面前！

病人國棟。

蘭英把這封信看完，一縷芳心，忐忑不安！她理想着看見了他，病倒在牀！伸着脖子凸着嘴，預備着自己接一甜蜜的香吻！她並且又回憶從前同他曾有一陣熱戀，這次勿論如何是要到他家看他去。當下便把講義夾子拋下，又從新換了一身華麗的衣服，出了家門，一直僱了洋車奔什福麻大街，到了國棟門口，她心裏不覺一跳！心想：我見他應當說什麼呢？想着之間，脚步已經走進大門。忽然又把兩腳撤回，自忖道：每次來都是闖門而入！

並不用人通稟，這次似乎與每次不同！便用手按了門框上的電鈴三下。裏邊聽差老劉走了出來，見是蘭英，忙笑道：「張小姐何必這樣客氣！請進吧！」她也笑了道：「這樣早我就來串門，真叫人可笑！國棟在家嗎？」老劉道：「昨天回來就病了！現在在太太屋裏躺着呢！」蘭英點了點頭，已經走進二門。國棟的母親隔着玻璃喊：「張小姐來了！請屋裏坐！」蘭英向着屋裏笑了笑，忙着走快幾步，進到屋裏，衝着國棟的母親鞠了一躬道：「您起的好早啊！」國棟的母親點了點頭指着牀上躺着的國棟道：「他這點小病，本來沒有什麼！昨天他非要給張小姐寫信！驚動小姐到這來！……」蘭英忙道：「沒什麼沒什麼！……彼此……」

她說到這忽停了！想不起下邊如何說法！這時國棟在牀上，替她怪難情的！便接過來道：『彼此同學，同學有病，同學當然要來瞧瞧！』說的把他母親與蘭英都逗笑了！他自己也不覺笑了！這時老媽子把茶沏上，先給蘭英酌上一盃，國棟的母親站起身來對蘭英道：『張小姐請喝茶，我到前院有點事……』說着便出門去了，這裡只剩下蘭英國棟同一個老媽子。蘭英把頭一歪微微一笑對國棟說道：『國芳起來沒有？』國棟兩眼睜大了些，頭部衝蘭英一抬道：『她早上學了，因為這學年她就要畢業啦，所以她不得不用功啊！』蘭英點了點頭道：『有其兄必有其妹！……』那老媽也頗知趣，趁他倆談笑之間，也籍機出去了，這時只剩他

們一對情侶，屋內的空氣，反倒現着沉靜了。

沈靜了有兩分鐘的工夫，國棟抬起左手向蘭英一招道：『請妳到這邊坐，我有話對妳說！』蘭英一想屋內並無他人，到那裏坐也無妨！便起身走到國棟牀前，歪身就坐在牀沿上了，他將身子往前湊了湊，兩腿擁着她那肥肥臀部！又伸出右手握着她的玉腕，這才笑嘻嘻的對她說：『昨天妳同國芳看電影遇見誰了？』蘭英心內又是一跳，他這才想起良傑！自忖道：『給良傑的信他一定早接到了，今天人家預備對我表示態度，我怎會又跑到這裡……』她只顧想起這件心事，國棟所問的，她就忘了答覆，兩眼只管睜着，瞧着桌上的鐘……國棟用握着她的玉腕的那支

## 曩宮外傳

右手緊緊的搖了兩下，並笑向她道：『對不起！又把你的心事兜起！……』

「蘭英急道：『我有什麼心事！不過你提起昨天的電影，我就會想起男女戀愛的危險了！』

「國棟忙道：『妳也太崇拜電影了！據我看來，電影所演的，不見得就是寫盡社會全部人的心理！最高限度，也不過是局部而已！』

「蘭英聽了他這種議論，不覺笑着說道：『拿我們兩人來說，也不能代表社會全部人的心理，最高限度，也不過是局部而已！換句話說，任何人也不過是代表局部……人是如此，電影也不過是如此！』

「國棟聽了，想不起用什麼話與他辨論，只有這樣說道：『得了！我們停止談論這個問題，另說別的吧！』

說着他便坐起身來，兩人並肩坐在牀

沿上，他用手攬着她的柳腰，歪着頭兒，笑向她說：『我還沒有漱口呢！』請妳賜給我一個甜蜜的……吻吧！』蘭英把身子一扭，用手一推他，兩眼斜斜瞟了他一下道：『多不講衛生啊！快去漱口！』他趕緊站起身來，向她行了一個舉手禮！並大聲喊了一聲：『遵令啊！』逗的蘭英又笑了！老媽子聽他喊這一聲怪語，不知何事，忙跑進屋來問道：『少爺喊什麼？』國棟藉機道：『打漱口水！』老媽答應一聲去了，蘭英也站起身來，對他忙說：『你有病怎不躺一躺？』國棟笑道：『妳一來病就好了！呆會我漱完口妳再賜我個香吻，我這一輩子也沒病了！』她又用眼瞟了他一下笑道：『照你這樣說來，我簡直是神醫了！』他也笑道：



『妳比神仙還靈呢！』說話間老媽子已經把漱口水打來，並向國棟道：『太太說了，叫我告訴少爺可別叫張小姐走！吃完飯還要同張小姐打牌呢！』國棟回過頭來笑着對蘭英說：『聽見沒有？今天咱們大戰二十圈！』蘭英是盛情難却！便也笑向國棟道：『我也只有遵命吧！』……

到了午時，國芳也由學校裏回來，國棟的父親一月只回家一次。這天可巧也回來了！一家四口，再有蘭英，在飯庭內，把一張桌子圍着，談談笑笑吃個痛快！國棟的病真會好了似的！飯後，又開始打牌，直到下午五點多鐘才完，又留蘭英吃過晚飯，纔放她回家去。

次日，蘭英到學校裏，對良傑很是道歉！自己假托昨天因病未來。良傑也沒過意，不過把那封寫成的信，早已付之丙南！可是那信上的意思，大概也都由口中述給她了！這也算是對她表示態度啦！………………

過了幾天，她忽然接到一封突如其來的信，展開一看，內容是這樣寫法：

蘭英女士：

實在對不起！請您犧牲幾分鐘把這信看了，其實這也無所謂對不起！更無所謂什麼犧牲！假設這封信女士看後，認爲屬實的話，多少與本身有些利益！最低，女士也應向我道一聲「

謝』呢！不過，我是不希望這一『謝』字的！原來，女士的情人（陳國棟）是一個人面獸心的！就拿這件事來舉例吧：上星期日，他同姨跳女中學生秦淑容女士到某飯店不知有何工作，後來他回到家，不知受了那股子風就病了！現在秦女士不但不能看他，連自己的身體都失之自由！然而，那日陳國棟他竟把您騙了去！作他的解悶消遣品！可嘆您還是個大學學生呢！竟自干下流！爲人玩品！您若認爲我所說的不對，可直接去問國棟親妹，自然知道一切！……

宜人敬告。

蘭英看完，又不覺的恐懼起來！自己深深的感覺到戀愛的苦痛！本來也是，國棟這幾天的態度，對自己非常表示好感，有時

就看見他縐着眉頭一語不發！……她接到這封信之後，對國棟的行動便特別注意了！不過，她猜不出「宜人」是何許人？這天她故意到國棟家裏，恰遇見國芳，兩人湊到一塊談起天來，說東道西，漸漸談道國棟身上，由國芳口中，她聽出來許多的關於國棟的秘密，使她很是傷心！最後，她又向國芳打聽秦女士的消息，只聽國芳嘆了一口氣「唉」了一聲道：「提起這件事來，我哥哥真有些對不起人！在那天我哥哥同秦女士到飯店內……」說到這裡她的臉兒，有些發紅！好在同是女性，她又接續說：「以後，秦女士的家長就禁止她出門了！我哥哥給她連去了五六封信，一個字回音也沒兒着！直到如今，也聽不見確實的消息！……」

蘭英聽了，知道那信已竟屬實，有心再向國芳打聽，又有些不好意思，只好是悶在心裡吧！

她回到家裏，自己非常懊喪！正在這時候，忽然接到她父親由南省打來的電報，說她母親病故！原來蘭英這裏，是同着她的叔父與嬸母，父親同她母親在南省，她們原籍是江蘇人。她接到這個電報，如青天一聲霹靂，趕緊向學校請假回里，臨走前給國棟良傑二人各留一離別之函。

她走後，使國棟失望異常！這天國棟正在家裏發悶，忽然接到她那封信，拆開一看，原來如此：「國棟：別了！別了！來日方長，後會有期！請自珍重！努力前途！」下署一個「英」字。

國棟看了這寥寥二十多個字，真好像萬把鋼刀齊往心肝上亂刺一般！又因也不能和秦淑容見面！可以說是「鷄飛蛋打」！他連受這兩層刺激，當真又病了！便向學校請了比較長些時間的假，在家靜養不表。

原來淑容那天在華美附中賽完球後，就同國棟到一家飯店，在第七號內開了房間，兩人一時性慾發作，實難自禁，便不顧一切的開始工作，如魚得水，好不痛快！

這時，恰巧淑容的父親，秦宛莊老先生到這飯店找他一個交情不深的朋友韓君有一點事，韓君住在六號房內，與他倆開的這房間，只隔了一層薄薄木板。秦先生剛踏進六號房內，就看見韓

君睜着一眼，閉着一眼，由木板縫往七號屋內看呢！他看見秦先生進來忙讓坐，並擺手示意不叫他高聲，又凸嘴叫他也到那木板縫內觀觀光，宛莊被好奇心趨使，便走上兩步，由板縫往那邊一看，這一看不要緊，正瞧見自己的女兒，赤裸着肉體同着一個一絲不掛的男子，戲水正濃！氣的他扶着木板牆不能動了！渾身也有些發顫！許久，始轉過身子小聲對韓君道：「我忘了一件要緊事情，回見！……」匆匆就去了！出了飯店門口，急僱了一輛洋車回到家內。心想：假設韓君和我是穿堂入室交情很深的朋友，他今天還不把我羞死！萬幸韓君不認識那是我的女兒！……他越想越氣！淑容母親見他這種神氣，便走上前去問他話……他見了

生養淑容的人，更氣的了不得！體內的肺葉都要由嗓子裏迸出！過了好大工夫，淑容滿面春風的由外面回來，宛莊一見，暴跳如雷！不容分說，如擒小鷄一般，將淑容用繩綁上，恨恨的打起來！……若不是家裏衆人一齊跪下央求，非把她打死不可！打完，就將她捆在後院西樓上，並派她母親同一個老媽子看守，生死聽她自便！過兩天宛莊又接到國棟寄來的幾封肉麻情書，更要治她於死地不可！

正是：他是『風捲楊花處處雪』！使妳『西樓望月幾時圓』！  
！？要知淑容性命如何，請看下章。



曼官外傳

彭鳳竹女士近著

曹乃文校閱

社會實事香艷小說

↓  
飄泊的她！



作者彭鳳竹女士近影

一本書長約五萬言，詳述一個飄泊的女郎生平點點，史對女性的暴露，描寫社會家庭的醜態，離社：大家庭的筆墨，寫來淋漓盡致！俗法描寫，利穿插之脫俗，深遠尤其餘事也！

◎接洽處：北平和平門內松樹胡同二十六號曹乃文寓。◎

注意！

作者彭鳳竹女士，為一青年有為之女子！高師畢業，素喜文藝，常投詩歌及小品幽默文字於滬上各報，最近借夫高信南君來平省親，即藉機安心著作『飄泊的她』小說，現已完成一半。紅樓寫一個寶玉，數個女性！此書隨時由曹乃文君校閱，真是錦上添花！預料在一兩月內即可脫稿！勿論報館或書局及各出版社，如需要者即請來舍接洽，抱定以文會友之宗旨，報酬多寡不計。

(四) 斷橋垂露滴梧桐

淑容自被困在西樓上，幾番尋死不願再在世上活着！無奈她的母親看守嚴緊，又百般解勸，她才暫把「死」意丟開。這天，她感覺頭有些發痛！她母親便找來頭痛膏給她貼上，看見了自己女兒身上被打的這些傷痕！不覺傷感起來！躡在淑容的身旁，老淚橫流！伸手摟着她那消瘦的柳腰，哭着說道：「孩子啊！我這多半輩子就只有妳這一個女兒，沒想到妳這恨心的爸爸呀！把妳打成這樣！唉！……」淑容自己也不免傷心起來！這時因為死

也不能，活也無味，她索性倒抱起「達觀主義！」她不但恨她的爹爹，她反能够安慰她的母親道：「媽媽！您不要疼愛您的女兒了！您的女兒現在覺悟了！唉！……」說着說着，娘兒倆竟哭成一團了！老媽子便進前勸道：「太太小姐都不要哭了！竟哭會子管什麼！只好等些日子，老爺把心回過來，一點氣兒也沒有時候，老爺自然就後悔了！那時再託出幾位親戚朋友，小姐不就可以照舊如初嗎！……」淑容母女一想也是，哭死了於事實何益呀！當時止着哭聲。從此淑容在樓上靜養不表。且說周逸民自從那天看完電影之後，他的一棵心就分成兩半了，一半是要破壞國棟同淑容的戀愛！一半是要進攻國棟的妹妹國芳的香城！進

攻這方面容易！破壞那方面却難！所以他先取進攻政策，國芳本來是個未染微塵的清白女孩，她那一樁芳心，還正在『愛』的門牆以外矜子呢！這時由門牆裏伸出兩隻手來，是很容易的就會將她抱到裏面去了！

事也湊巧，逸民知道國芳的功課都很好，只有算學這一門，她有些不成，尤其是初中學生，差不多對於算學中的『代數』，都感覺有些頭痛！誰知道就因此，竟會成全了他倆的好事，說出來怪有些卑陋不堪呢！

逸民在華美附中，當了這名美其名的辦事員，頗得校長的信任，所以一切考試題目，都由逸民往臘紙上謄寫，並由逸民監視

印刷，全校的學生都稱他爲「周先生！」所以他在這華美附中內，也算得是一個小紅人了！

寒假開學後一個多月，照常要舉行每月考試，簡稱「月考」。國芳是個用功的學生，還把「月考」放在眼內嗎！不過，只有這門「代數」她却毫無把握！逸民一想，這是時機到了！

這天，正是考代數的日子，逸民預先藏起一張油印的題目，並又用一張潔紙，詳細細清清楚楚的給算了出來，放在一個洋信封內，裡邊並附一張小巧信箋，用細鋼筆寫道：「國芳妹：我知道妳對於代數沒有興趣，可是妳要不及格，對於學業前途很有關係！現僅將今日所考題目與算成式草奉上！……請芳心勿恐

爲祝！逸民。」又在信封上寫的是：『在無人處請國芳女士玉展！』寫完之後，逸民很早就到學校門口以外去等她，這時來學校的學生漸漸的有了，他的心裏忽然一動，驟然兜起幾個問題：我給她時怎樣說話呢？給她後她要不收呢？她要同着同學一塊來，又應當如何呢？……想了一會，最後他想出一個辦法是：走出離學校很遠的，要在她每日必經之路，等她來時，如此這般說法，定能成功！想罷，立刻喜歡起來，三步兩步就往東邊走去，站在一個大街與胡同拐角處，手裏緊緊的拿着那封密函，他又在想：這關係匪淺！不過要想此舉成功，非冒險不可！因爲戀愛是要『胆大心細』條件的！……有許多男女學生從這裏經過，都異口同

音的問道：「周先生在這作什麼呢？」逸民滿面笑容回答：「吸些新鮮空氣！」說完自己心裏也覺好笑，放着學校的校園，又有樹木又清潔的處所不去，偏跑到大街上來，說出來誰能信哪！

他等了許久，還不見國芳到來，他正在焦急之際，便見由西邊珊珊走來一位女生，正是國芳！他趕緊迎前幾步，心裡雖然是一勁兒的忐忑，外面還能鎮靜。國芳見了逸民，把頭一點，微微一笑，那斜斜的媚眼，逸民怎不消魂！……

他見了國芳臨近，忙把那信封舉到她的眼前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這是我剛才在校門口拾的一封信，不知是蜜司陳的不是？」國芳把信接過來一看上邊有自己的名子，當時就收下了，並笑向

他道了一聲『勞駕！』就匆匆的向學校裏去了。

逸民望着她的後影，發呆良久，一直用眼把她送到學校裡去，他才移動脚步，也走向學校裏來。

國芳到學校裏，把書包放在教室內，急忙跑到廁所裏，把門關上，將信打開，看完，她才知道逸民對自己的苦心了！正在這又驚又喜的時候，忽然廁所門一響，跑進來一位女子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本班最玩皮的同學魏靜江，國芳心裏一慌；竟將信封落在地上，魏靜江這時急忙跑前幾步把身一曲就將那信封拾起來了，國芳伸手就搶，那裏還來的及！便紅了臉兒向她央求道：『人家的私信妳搶去幹什麼？』靜江笑了一笑，把嘴向國芳一凸道：



「明人不能有私信！何況我又沒有拿到妳的信箋，何至使妳這樣着急？……乾脆，索性妳把信箋讓我看！我就把這信封還妳，不然的話，我就在這信封上寫『由女廁所內拾來』幾個字，然後放在招領處去，看妳如何？……」說完了就把兩眼故意張大了些看着國芳，國芳這時真是進退兩難了！心想：『這裏的秘密。萬不能讓她知道！』這時手內的信箋早已放入衣上兜內，靜江堅定要看，國芳決心不給看，正在這爭執之際，忽聽鐵鐘聲一陣響亮，原來到了上課時候啦，國芳賭氣也不向她要信封了，離開廁所就跑向教室而來，靜江也在她身後跟着跑來……：過了兩時，到第三堂，就是考代數的時間，國芳心裏有底，所以她一點也不

着忙！靜江的坐位離着她很近，到考的時候，她一題一題全都作了，靜江呆呆望着題紙作不上來！她便趁機向靜江使手示，先用手比成一四方信封形，然後指指自己，又指指桌上的題紙，又用鉛筆假裝在題紙上亂畫，那意思是：妳把信封給我，我可以替妳算題！」靜江深知她素日功課很好，這時不得不交換條件。便向她點了點頭，那意思是完全應允！她便在一張紙條上邊給靜江算了幾題，捏成一個紙團，藏在手內，藉交卷紙的時候便給丟在離靜江的坐位最近的地方了。靜江趁先生不備，一灣腰把這『小抄』拾起。她這次交卷的時間早，爲全班第一！便得意揚揚，剛要離開教室，忽然心裏一想：『這玩皮孩子抄完了，要反悔再不

給我！我有何辦法？」想着便走到靜江身旁，很坦白的向她說：「我算完啦，我想回家去了，請妳把那信封給我……」靜江巴不得趕快照貓畫虎的把那代數抄完，差事就算交啦，那裡還有閒工夫同她玩皮，便不等她說完，就由身上把那個信封取出給了她，低下頭去仍舊工作。

國芳心裏不覺好笑！她收拾完書包，就離開教室，打算回家去，剛走到辦公室拐角的地方，正是學生休息室，她一眼看見屋裏站着一個少年，因為離下課的時間還有二十多分鐘呢，所以這時學校院內很是清靜，微微聽見各班教室裏先生們的講話聲。國芳又仔細往那屋內隔着玻璃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救濟自己代數

的周先生！她心裏不覺一跳！臉上也覺着有些發熱，有心進去又不好意思，不去理人家，又似乎不懂人事，正在這踟躕之間，逸民早笑嘻嘻的由室內走出，對她點了點頭道：「密司陳要回去嗎？」國芳也把頭點了點，她怕被教室內的同學由窗裏看見，倒大大方方的進到休息室內，又一想這室內並無第三者，她又有些不好意思！既然進來了，還能立刻轉身出去嗎？自己便安慰自己：「既來之則安之！」逸民見她進來，心中暗喜，忙讓她在一張休息椅上坐下，自己也捱她很近的一張椅上坐下，她低着頭只管用手摸索書包，十足表現處女風味，格外顯着可愛！逸民便把頭偏過面對着她的頭頂，看着她那蓬鬆的頭髮上的漩渦，他知道

女子到了這個時候，絕不肯先發言的！所以他便對她很小心的說道：「妳現在就想回家去嗎？」國芳把頭一點，因為她原本就在低着頭，這時若再往下一點，脖子有些不願意了，所以她便趁機將頭抬起，兩人四眼，恰成兩條平行線，不由得她的粉臉上；就微微罩上了一層紅暈，益發顯着美麗！逸民處在這種情況之下，真有些不自禁了，他雖然知道「胆大心細」是戀愛場中的要件，然而「心細」的成分總比「胆大」多些……

他們二人在學生休息室內談了有十幾分鐘的工夫，最後逸民又囑她關於幫助她考代數成功的事情，回家不可對國棟說，更不可對任何人談！因為關係很大，一方學業，一方飯碗，都在於此

。國芳也不是個傻孩子，暗會其意，從此二人感情，日趨親密，對於任何功課，她更有了把握啦！反正舞弊大權，在逸民掌心之內！從前國芳應用七八分功，所得的成績，也就是七八分，這時只用一二分功，甚至連一二分功都不用了，然而他所得的成績，竟也是七八分，假設抄的要精細，想得十分成績也是不難！這又何樂而不爲呢！……………

國棟的一切行爲，國芳都在無心中一五一十的對逸民作談話的材料了，逸民是個有心的人，一一牢記在心，以便進行報仇！（奪愛之仇）破壞淑容，無機可乘，破壞蘭英這方面，却有些機會。那天，他便署名「宜人」給蘭英去了一封信，果然，天從人願

，淑容被困西樓！蘭英南去！國棟算是又恢復了他的『孤魂』！逸民的目的完全達到，並特別又與國棟表示好感，因為含有別意！人情的復雜，可想而知！

從此逸民與國芳的熱度，一天比一天高！國芳究竟是個知識未十分開化的女子，只圖眼前這點便宜，其實是自己把自己害了，以至將來不能畢業！按下不表。

且說國棟與學校請假在家休養後，起初幾天還能在家裏悶着。漸漸的臉上氣色更難看了！休養未成，反倒養出病來！他母親目為只有這一個兒子，平時就嬌養的了不得！到這時一看兒子又病了，那有不着急之理。便四出找好醫生診治。經過兩個中醫

三個西醫，結果：病態仍舊！並無絲毫起色！急得國棟父母連飯都有時吃不下去！一日，兩日，一轉眼間，他就病了有一個多月。後來還是他父親的主意，叫他暫搬到他姑母家裏住，因為他姑母家離城門很近，以便他每日早晨到城外吸些新鮮空氣，換一換另樣環境，腦筋受一種別樣感觸，對於身心的變化力很大，關於他的病，或許就能轉好！國棟自己也深知道自己病的原因，便應允了他父親的分付，就搬到他姑母家去了。誰知這一去，又惹起了一縷情絲，險些把命喪了！青年！青年！可不慎哉！

國棟到他姑母家後，他深深感覺到改變環境的興趣！他姑母又指示他，城外有一個絕好的去處：最好是在每天的早晨，那城



## 曩宮外傳

樓外邊，一條河水中間，有座石橋，假設要站在那橋上憑欄眺望，真是心曠神怡呀！遠遠的青山，近近的綠水，岸旁野草，樹間小鳥，歌音與水音合奏起來，煞是有味！國棟每日早晨，便到那裏，已非一日，他出了他姑母的家門，常常在城門臉遇見一個十八九歲的漂亮女郎由城外進來，手持着書包，無疑意的是到城內學校讀書的了。也真巧，他出城，她進城，因為雙方都按守時間來行動，所以十天到有九天，在這城門洞內相遇的，雖然有個眉來眼去，可是竟不相識，那裏能夠談到其他，國棟這時的心病，似乎是左方已愈，不過，右方又起！每天，『出城』卻成了他的一種必須功課！這當然也是『醉翁之意不在酒』啊！按下不提。

且說逸民這時因爲同國芳的戀愛已經成功，兩人漸漸的打成火熱！學校當局也微微有些耳聞了！不過，在這學校裏的老師，很多很多的與高足戀愛！所以不以爲奇！不過，像國芳那樣一個天真美麗的女孩子，含苞欲放之時！想念她的人兒，大有人在！尤其是國芳她們那班的級任張先生，更把她看作了口中之食！這時生生的叫逸民給奪去了，張先生豈肯干休！不過，男女戀愛，是神聖不可侵犯的！張先生也難以直接禁止，更不能驟然干涉！也不過是隨時注意。對國芳行動，特別更要留心，逸民看出了這一步棋，覺得風頭不妙，所以更是特別仔細，他心想：國芳已經到手，可以隨意調動，她是唯命是從啊！

這天，是星期六下午，學校照例無課，逸民早跟國芳定下在北海五龍亭相會。這時正是春夏相交時期，風平氣靜，一對情侶，攬腕擁手於北海之畔，或小座於五龍茶室，情話綿綿，其樂如何？局外人夢想莫及！不過，『樂極生悲』一句話，望這些青年男女永遠放在腦內！

國芳逸民二人在北海談談笑笑，很是快活！逸民忽然緊握着了她的玉腕道：『芳妹！我現在要對妳說幾句重要的話，妳能够採納嗎？……………』國芳把頭一點，笑微微的道：『說吧！我能够採納的！』他心裏異常高興！不過自己兜然想起當初進攻她的用意，這時人家對自己這樣真情！不覺有些慚愧起來！呆呆的望着

她，面上顯出歉意！她見他只管衝着自己呆望不語，心裏不由得奇怪起來！覺得他的態度有些不對，便用被他握着的那支腕兒；搖了搖道：『你有話倒說呀！』逸民這才轉過知覺說道：『現在我倆的事。學校已經似乎是知道了，我們以後要特別注意，尤其是妳班級任，更是個可惡東西！……我們要想個萬全之策才好！』她聽了，把頭低下，兩眼微微一閉，好像是在想萬全之策。逸民見她不語，知道她沒有什麼特別意見，既便有個主意，因為是關於這類事情，恐怕她也不好意思說出口來，既然她已經允許採納自己意見，當然無什麼大問題了，便又向她道：『我想：我們只有各自小心，努力作事，以後，我們每到星期日在校外聚會一

次，平常日在校，絕對不讓人家看出絲毫形跡來！妳想如何？」國芳把頭抬起，笑道：『好吧！』

兩人這半天的光陰，都消磨在『談心』上了！最後，由逸民提議，明天星期日，一同到逸民的姑母家去，看望被困西樓內的淑容女士。因為他知道他姑父秦宛莊每逢星期日是出門的，所以他敢叫國芳代表國棟似的也看淑容去，並約定在西城一家咖啡館相會，以便一同前往。……

原來淑容的住宅，是在西城一個角落裏，她受困的那座西樓，正臨近一條大街，這條大街是由城外走進城內來的一條要路。不過，淑容的父親，早已下令：把樓上所有窗戶，完全封鎖！

任何人不準私自開窗，所以淑容住在樓上，就好像地獄一般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生也不得，死也不成，真愁死人了！此所謂：『一失足成千古恨！』

次日，逸民同國芳會着，就在那家咖啡館略進吃食，足足的纏綿了半天，這才離開咖啡館，又由逸民教給國芳許多言語，直奔秦府而來！

到了之後，逸民首先見過了他的姑母，又把國芳給他姑母介紹，就說是淑容的一個最相得的同學，現在同我來，要看看淑容，他姑母一聽說提起淑容，不覺流下淚來道：『唉！孩子啊！假設妳姑父要是在家；誰也不準到後院去！今天趁他不在家，你們

不妨到後邊樓上看看她去，最要緊是勸她往寬裏想！……」逸民這時也有些傷心，國芳也不覺嘆惜起來！

兩人由淑容的母親帶領，來到後院，走到西樓門下，不覺一楞！原來樓門已經被淑容的父親用兩張紙條十字形給封上了，並寫有「禁人入內」字樣，逸民不覺唉了一聲道：「這怎麼辦？」淑容的母親道：「有辦法！原來那樓門是活的，慢慢的將門放下，封條可以不使損壞……」

三人一齊走上樓來，就看樓梯盡處有個老媽子在那裏打盹，眼望去，靠窗子那邊，一個半舊的銅牀上，躺着一個人，身上蓋着一條舊的粉色棉被，由她那消瘦的臉上，可以看見她那一對凹

凹的眼睛，灰白的肉色，聳起一條很直的鼻子……逸民簡直真不敢認她了！國芳也呆呆站在那裏，一個活潑潑的漂亮女郎；現在竟會變成這個樣子！

那牀左邊牆壁上，有一幅圖畫，畫的是：「百尺高樓在河邊築起，河上一座橋兒已被掌渡船人衝斷，再加以梧桐一樹，葉上滴滴露水，愈覺淒涼！」在更深夜靜之時，空幃內的淑容，她的真傷心淚與畫上的假露水珠，一點一滴並落！

正是：她好像「撐船等人河邊看！」只見那「斷橋垂露滴梧桐！」要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章。



曩宮外傳

曹乃文著：

醒  
世  
香  
艷  
學  
界  
小  
說

# 雨後梨花!!!

長約五萬言，現已脫稿，需要者；請來舍接洽，接洽處見本書72頁廣告。

該說部係描述一青年女學生之意志薄弱！所遇非人，以致墜落！並揭穿虛榮心之最大弊害！同時對青年女性前途給了一個最亮明燈！人人皆可一讀，青年女性尤宜置為座右銘也。

(五) 惟解漫天作雪飛

這時，牀上的淑容已微微的醒了，她睜開兩眼，呆呆的只管看着逸民國芳兩人，並不言語，她許是還疑在夢中呢！

淑容的母親也跟在後邊上了樓梯，看見這番光景，不覺又悲哀起來！用顫顫的聲調向淑容道：『妳起來吧！妳表兄同陳小姐看妳來了！』淑容聽見她母親說話，又隔着窗戶向外望了望，知道太陽已經高高的了，雖有一層窗紙，她也感覺到被陽光照得身體有些發熱啦，她知道這不是在夢中，然而回想起（驟然間的回

憶) 以前的事兒，又真好像在夢中一般！

逸民這時走上前邊幾步，低下身去兩手扶着地，躺着的牀沿，小聲叫了一聲「淑容妹！……」往下便說不出來了！淑容一歪身坐了起來，兩眼仍是呆呆的看着逸民，好像傻子一樣！逸民有些害怕！怕她要成瘋人！淑容的母親，見她起身坐在牀上了，便向她道：「妳餓了吧？我給妳拿點心去！」說着便又回身走下樓去。國芳這時也走上前幾步，緊緊的站在逸民身旁，向淑容道：「家兄現在也病了，已經到我姑母家中去養……：淑容姐妳千萬要保重身體！……」

淑容見了國芳，就想起了國棟，往日痴情又不禁兜上心頭！

現在聽說國棟也病了！心中不免更是傷感！『唉』了一聲道：『我現在已經快離開這萬惡的世界了！你們都是前途不可限量的！我雖然結果到了這般光景！然而，我却一點也不後悔！因為，後悔已經晚了！反不如達觀的好呢！……』逸民把頭一點道：『表妹說的話很對！我現在所希望妳的，並不是知道去後悔，是要妳有了真正的覺悟！』淑容聽了，兩眼光茫，驟然放大！忽又微微的冷笑一聲道：『這話，早已不勞你來說！談到「覺悟」二字，我根本就不需要它！並且，我現在希望，你把勸人覺悟的心拿去勸自己吧！』逸民聽了，臉上不覺有些發熱！心中雖然也有些發氣了，不過因為是來看望她，招牌如此，當然就不能發作了！只好

自己忍下吧！便往旁邊走了一步，把國芳閃了出來，他却抬頭看牆壁上的畫，國芳一看是自己說話的機會到了，便把態度鎮靜停當，對淑容道：『家兄的那位女同學張蘭英女士不知何故已回南方去了，現在音信毫無，妳的狀況；家兄更是一點也不知道！我今天同逸民來，家兄……』

淑容聽了國芳這些風馬牛不相及的話，便不耐煩了！又聽她一勁兒的『家兄，家兄，』的說，心裏更好像十八個吊筒，忐忑不安！往日幽情，不由一縷一縷湧上腦際；如開演電影似的一幕一幕地飛過……

這時，淑容的母親又走上樓來，拿着兩盤點心，一壺茶水，

送到淑容的面前，並讓逸民國芳也來吃些，他倆連把頭搖了搖道：「不吃！不吃！」淑容也不去讓他們，自己拿起點心就吃，吃完又喝了幾口茶。

那打盹的老媽子這時已經下樓把臉水漱口水打來，淑容不覺苦苦笑了一聲，對那老媽子道：「竟顧吃點心啦，連漱口都忘了！……」說着便拿過手巾擦了擦臉，她仍歪身躺在牀上，她母親呆呆站在那裡不語。那老媽子就着淑容的剩水去洗她那老臉。逸民仍抬着頭看壁上那張畫。國芳覺得太有些不得勁了！淑容雖然躺着，兩眼仍不時的看着國芳，有心打聽打聽關於國棟的近況，可是又不好意思說出口來，西樓裏這樣一個悶人的環境，她想起

了當日在排球場內的跳躍情形，若互相比較一下，真好像兩個世界！人生桑滄！誰能預料！？

這時，逸民見大家都不言語了，就聽見那個老媽子洗臉花拉花拉水的聲音。他又一看看樓內所有的窗戶，還糊着很厚的窗紙，上邊鐵閉窗子也緊緊的關着，外層玻璃也用布簾攪着，他忙向淑容的母親道：『姑母！表妹這樓上的空氣與光線太合乎衛生了！在冬天冷的時候還可以將就，這眼看就到暑天了，還不把這後窗戶開開嗎？前邊的窗子，也應當換冷布了！』他姑母聽了，嘆了一聲道：『你表妹的性命；老東西都不掛在心上！他還顧及到這上邊嗎！幾次三番要求他每天叫淑容到樓下散散步，他都不充

許！………唉！一家骨肉而致如此！真無一點意味了………你回去可以對你母親說，請他到這裏來；向你姑父面前替你表妹說說情！老東西假設要念一點父女之情也許能够回心轉意！………」

逸民點了點頭道：「一定！一定！我回去叫我母親馬上就來！反正我姑父到晚上還不回來嗎！」他姑母也把頭點了點頭道：「大約在六點多鐘就回來了………」

正在這時，忽聽『咕隆』一聲響亮，唬得衆人一跳！原來是午砲，已經十二點了。逸民趕緊道：「轉眼間就這般時候啦，我們要回去了。」淑容這時兩眼閉着，似乎是在裝睡呢！國芳也不願驚動她，便同着逸民，又由淑容母親的帶領下了西樓，來到前



院，略微又休息了一會，兩人便離了秦府，到別處遊玩去了！直到了下午八點多鐘，逸民才回家去，這才想起他姑母所託付他的事情，一五一十都對他母親說了！他母親聽了這種消息，固然是很着急！然而，因為今天時間太晚了，只好等明天再去吧！……

……逸民這時，一棵整個的心，是全部都放在國芳身上了！對於淑容的一分心兒，只有一個『恨』字！所以他也不緊促他母親，就毫不關心的；回到屋內睡覺去了！……

次日，逸民照常到學校裏去辦公，他的母親；倒很關心外甥女的，起身後就忙到淑容家來了，說情的結果，因了親戚關係，淑容的父親多麼玩固，當然也要有些面子，何況逸民的母親一張

生花妙舌，左說右說，淑容的父親真有些回心轉意了！逸民的母親最後又以法律利害唬嚇他道：「現在的年頭，不似從先了，現在是男女平權的時候，勿論誰對誰，要是傷害，誰可以到法院告發！再說，你把她困在西樓，在法律上就謂之妨礙自由，就是淑容不出頭告發，親友中若出來一人，在法院給你遞上一張呈子，你就要有點吃不開啦！……」

原來逸民的父親是一個律師，所以他的母親對於法律，也受了些傳授。現在用玩笑的態度參入法律的成分，又對秦宛莊老先生說道：「再說，淑容這孩子，素日也不是個不聽說不聽道的！雖然一時失足，有了軌外的行動！……」（淑容因何被困西樓，她

的母親在逸民的母親來時，早同到一旁合盤全說了，這當然，也是由她的丈夫對她說的啦！）皆因你叫她入校讀書的緣故，假設要是沒有人引誘她，她豈能如此！話可又說回來啦，當初你若不讓她自由入校求學，又從何處受人引誘呢！……」淑容的母親在一旁連連點頭道：「是啊！……是啊！……」

淑容的父親低頭不語，祇又聽道：「爲今之計，只好先不讓她繼續讀書了，用不着像囚犯是的對待她！……我現在所說的話是爲你們家庭安全計，不知你們意見如何？」

淑容的父親，到現在的心，本就有些回轉了，巴不得有人給他個台階，而今逸民的母親又這樣一說，正中他意，現在聽逸民

母親把話說完，最後又來這一問，他乾聽着無法回答，然而在他那個面容上，已經現出十分的允意了！淑容的母親，素日有點怕丈夫，這時她看出有機可乘了，便把婦人的架式拿了出來，立時就氣了！哭着喊道：『我的女兒不能受你一人的管束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，現在你赶快依了她舅媽的話便罷，不然的話，我現在就到法院告狀去！打你一個妨礙自由罪，我也不跟你一塊過了！……』一邊說着一邊哭，鬧得秦老先生只是瞪着眼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逸民母親一看這事情是由自己給挑起的，現在仍要由自己給消滅才對，連說帶勸又道：『他姑母現在不要哭了，依我說現在

先恢復了淑容的自由，不過可有一節，自由是在這大門口裏的自由，先不能出家門，飲食都有人在一旁看視，還能够再發生什麼大錯嗎？……」淑容的父親聽了，也只有把頭點了點，表示允許的意思！淑容母親這時也不哭不鬧了，合算是結果頗稱圓滿。

逸民母親在秦家吃了午飯，直到下午三點多鐘才回家去。從此，淑容算是恢復了家庭內的自由不提。

單說逸民自從同國芳發生愛昧之後，精神上頓增了無限的安慰！國芳依仗有這樣一個情人，對於學校考試，便絲毫不成問題了！起先是一個很用功的學生，現在，只知道穿奇裝着異服；和逸民大戀其愛了！這真是有其兄必有其妹！前後如出一轍。

國芳這班的級任張先生，自從特別注意她的行動後，不久便看出來她同逸民的故事了！因爲：一個女子，她要是同一個男子熱戀之後，她對於以外一切的事情都懶得去做！然而，國芳則不然，每次考試，都在甲等以上！功課好像比從前大大進步！可是，素日又見她絕不似以前的用功。事實上豈有此理？所以，張先生根據這種現象，便猜定是逸民從中舞弊了！不過，一時也很難拿到相當証物。

張先生既然看到這裏，便想出來一個主意，他知道國芳繃眉代數！三年級第二學期正式功課沒有代數，正學初等幾何，可是因爲平市會考，便另外添了一門補習代數，雖是課外的功課，可

是也很重要，張先生就和那補習代數的教員私自商量，作一次臨時試驗，不是期考，不是月考，不過是看看學生的實在成績如何，那補習代數的教員，心裏雖然有點不願意，可是表面上却非常表示贊成！其實大級任發下的令，他不贊成也得要贊成，何況這令又光明正大有益於學生呢？藉此又可以促成學生的時刻用功！

這天，下午第一二兩時課上完之後，第三時本應該上物理了，可是物理教員因事請了一小時的假，同學們一個個都歡喜起來！大家正預備收拾書包早些玩去，忽然級任張先生來了，站在講桌前向大家道：『不要走！趁今天一小時的工夫，我們要考考代數，眼看就要舉行畢業考試了！你們還這樣貪玩嗎？就是畢業考

試這關你們可以混過去，可是會考這關，恐怕就很難渡了！這時努力還不爲晚！……………」

同學們聽了，差不多心裏都不樂意，就有那敢說話的同學站起身來，對張先生道：『今天考代數預先怎麼不告訴我們？現在我們一點也沒預備，請改日再考吧！』多數同學都是這樣說法，要在往日，張先生就會服從多數的！不過今天，張先生用意頗深，便又向大家婉轉說道：『今天考代數，無所謂分數多少，更無所謂預備不預備，不過是看看大家的實在成績如何！也就是看看大家對於代數的真正能力，我今天一定要考了！題目在黑板上給你們寫出來，共五題，全作！一點鐘交卷，你們隨便拿一張紙算



出就得！最要緊的是要誠實，會算就算！不會算就不算！千萬自己不要欺騙自己！……………」說完，張先生還用眼瞟了國芳一下，國芳心裏不覺發起慌來！明知是和自己爲難，可是也無法呀！大家聽張先生說完這套話，也就不再反對了。

這時補習代數的教員才由教室外進來，一句話不說，拿着粉筆就在黑板上寫題目，張先生面向着大家監視，又說：『不準說話！不準看書！桌上除去一張紙與鉛筆象皮刀子外，什麼東西都不準放！……………』

這一來，那些素日不用功的學生，全抓瞎了！密司陳國芳，也是其中之一！逸民天大本領，這時也救不了她！那教員把題目

寫完之後，對大家念了一遍，就站在一旁不語。那素日對於代數用功的學生，這時低下頭持筆去算，像國芳這一類學生，兩眼睜的很大，只管瞧着黑板出神，有的一字還沒往紙上去寫；就拿起刀子削鉛筆玩，一教室內的好幾十個學生，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特殊表情。單說那最玩皮最淘氣的女生魏靜江，她一看黑板上這五個題目，倒有兩對半不會算，賭氣的把小嘴一掀，不算了！拿着鉛筆在紙上畫些小人玩，這時室內空氣被削鉛筆的聲音擾亂的毫不覺着寂寞，有時微微還能聽見很小很小的喳喳說話聲，張先生對於說話的他可以禁止，然而削鉛筆他却無權干涉！

魏靜江這時看了看國芳一眼，見她也正在一勁兒的削鉛筆，

## 夔宮外傳

看那態度，也不像是會算的樣子，她知道這次一定是失敗了！絕沒人再遞給她小抄啦！一時靈機動了，就在那畫小人的紙上，作了一首打油詩，雖不精妙，却很滑稽，是這樣：「素日不用功，考試叫老兄，老兄也不理，急得削鉛筆！」她作完之後，自己心裏一念，不覺暗笑了笑。

國芳對於這五個題目的認識，和魏靜江可以畫個等號，所差的她沒有畫小人作打油詩。

「在平常覺得時間很快，在考試的時候，總感覺到這時間太無情意！太不够用！」有一般學生，他們的感覺是這樣的！道理是素日竟願貪玩不知用功，考試時只有徒喚奈何！人家那些用功

的學生，恰和這成反比例。

一點鐘的時間很容易的過去了，國芳合算是交了個白卷，自己又羞又氣，收拾起書包就回家去啦。

因爲這次考試，期考月考全不是，只不過是一種臨時試驗，又因爲是張先生的主意，所以考完之後，學生所交來的卷紙都由張先生拿去了。

張先生把卷紙拿到自己屋裏，首先便將國芳所算的找出來看，不覺微微笑了！臉上已顯得是十分的勝利啦！他已絕對的認定是如此這般……他雖然知道如此，可是他還要作一次的再探試驗，他在國芳這班除去擔任級任之職，還擔任英文一門功課。

這天下午，功課完了，張先生便作了幾個英文試題，拿到辦公室內交給逸民並說道：『周先生今天晚走一會，把這寫了，並請周先生監視印了，明天我就用！』逸民答應一聲，接過來，拿出來臘紙鋼筆就寫，不大工夫就寫完了，趕緊就叫聽差老王搬過油印機就印，逸民監視讓多印了一份，他便放在懷內，印完之後，他給用紙封了，就叫老王給張先生送去。

張先生早預先囑付老王如此如此，這時老王把卷紙送到張先生那裏，便全都告訴了張先生。

單說逸民回到家去，一想若等明天再交給她，恐怕張先生第一時就要考，豈不晚了嗎？當時便到東鄰米麵店借了電話給國芳

通了電話，請她趕緊來，有要事相商！工夫不大，國芳果然如約而來，滿臉的不高興！逸民把她讓到屋裏，並肩和她坐在牀上，問她爲何這樣不高興？她便一五一十把今天考代數的事情說了，逸民不但不恐慌，反安慰她道：「妳不用發愁！這沒關係，他既不按分數計算，那還有什麼……」國芳也只好以此自慰，逸民這才拿出那張英文油印試題，對國芳道：「又是這小子的主意！大概明天上午就考，好在這題目不難，因爲這是月考了，將來與總平均分數很有關係！」國芳接過來看了看，兩人研究了一陣，一題一題，答案全寫在上邊，談談笑，笑直到萬燈齊明的時候，她才和逸民作別。

次日，上午第一時就考英文，張先生目不轉睛監視着，國芳低着頭只管去寫，張先生趁她不備，走到她的身後，伸手將她卷紙掀開，一看底下還藏有一張試題，國芳的粉臉，立刻浮上一層紅雲！張先生一看拿到証物了，立刻就請了別位先生來監堂，他把國芳叫到訓育處審問！國芳雖不願意說出原委，可是又說不出那試題紙的來處！張先生又施展出他那花言巧語來，給了國芳一種自新的思想！正在這時，逸民忽然闖了進來，氣氣的對張先生道：「你要引誘女生上你的圈套嗎！我這辦事員辭了不幹啦！你學校裏的一切黑幕我一定要全給公諸社會不可！」說完又對國芳說：「反正這學校妳住不成了！不如自請退學！」說着就走出去

了！國芳這時也氣啦！當時便跟着逸民出了訓育處，逸民回到辦公處拿了皮包，國芳也拿了書包，一齊離了學校。

兩人到了校外，商量一番，各自回家，國芳回到家裏就假說學校今天無課，想到她姑母家瞧瞧她哥哥的病體如何了……

且說國棟自從到他姑母家後，每天出城所遇見的那個女郎，在他的腦海裏，已深深的有一種印象了！他這時認爲世界上只有那個女郎最漂亮！他希望那個女郎成爲他的愛人！至於回南的張蘭英，和被困西樓的秦淑容，他早忘得無影無踪！

正是：這樣『風捲楊花負心漢！』他『惟解慢天作雪飛！』要知國棟怎樣進攻這個女郎？請看下章。



曹乃文編輯之一

# 閨秀詩選

- ↓ 內容可觀。
- ↓ 宣紙精印。
- ↓ 裝訂美麗。
- ↓ 每冊四角。

|| (北平赫興書局出版) ||

本書內容有數百首佳詩，皆出自閨秀手筆！有哀情！有悲憤！有寫景！有幽默！……讀之沁人心脾！為優待讀者起見，特先發售預約券，原價四角，預約只收兩角，美術封面，小巧洋裝！預約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止，三十日出書，過預約期即按原價，讀者幸勿失此良機！

預約處：琉璃廠路南二百四十七號赫興書局營業部。

(六) 男兒到此是英雄

事也真巧！這天早晨，國棟照例出城到那橋上眺望，因為他這天比較起身早些，在城門臉竟未和那女郎相遇，等到他出了城，快走到那座橋的時候，恰好看見那個女郎由橋北邊姍姍的走來，這時四外很少行人，他便加緊了脚步向前走去，兩人恰好在橋樑上相遇，然而一剎那之間，又相錯過去了！就在這一剎那間，國棟却把她看了個清清楚楚，他覺得她真是天仙一轉，太美麗了！那女郎漸漸的走遠了，他忙回過頭來，兩眼死釘釘的看着她的

後影，一直看到無踪，他這才轉過頭來，不覺「唉」了一聲，低下頭猛然看見離自己約有一丈開外，放着一件紅色東西，他赶忙走前幾步，恰起一看，原來是一本洋裝紅皮英文書，裏邊還夾着一小本生字簿，在上邊有用鋼筆寫着「楊秋琴」三個深藍色字，他見了心中暗喜！這真是大好良機！當時就把書本收起，等了一會，也不見有人來找，他心裏想：這書無疑的是她遺失的了！反正每日她要由此經過，我何不明天再來此處等她呢！……………

行人，漸漸多了，國棟呆了一會仍由原路回去不提。

原來，這本書真是那位女郎所遺失的！「楊秋琴」三個字正是她的芳名，現在不妨把她簡略叙述叙述：

她芳年才十九歲！家就住在離這座橋北邊不遠的一個小胡同裏，他的父親服務在鐵路界，每月薪金約有四五十元，她的母親膝前只有她這一個女兒，一家三口，快樂的家園！他從前在小學校讀書，已經畢業了，她父親因為知道她是一個可疼的女兒！對於她的終身大事不願意馬馬乎乎就了事！要任她自由尋找；又恐怕她有眼無珠，受了奸人欺騙！結果還是由他父親給她物色，由了一位友人的介紹，就把她許配了一位青年，這個青年原籍是南方人，他的父親是已經過去的赫赫有名的李總司令，這個青年名叫李鳳山，在北平一個中學畢業後，就去南方入了軍官學校，他因為貪上楊秋琴的美色！他的腦筋非常新穎，所以他沒有把什麼

門第放在眼前，何況他父親已經去世，大權全在他的手內，他離開北平時，僅僅和秋琴作到「訂婚」的關係，他並且要求他的岳父（即秋琴之父）必須使秋琴入校深求學問，將來還可以談到結婚，所以秋琴便考入了城內一個中學，每天早晨進城內來，或坐洋車，或坐電車，倒也自由自在！

這天，秋琴也起身早些，剛走到橋邊，一眼就看見了國棟，他倆好像熟人似的，幾十次不言語的會面，兩心皆有些相印了！秋琴到校之後，發覺英文本沒有在書包內，她真也有些馬乎，心想許是早晨來的慌張，忘在家裏沒拿。等到下午放學回家之後，她亂找了半天，這才知道是遺失路上了！她的一棵芳心，忘

忑跳個不停！她不心疼丟去的一本書，她是可惜那小本英文生字簿裏邊所記的秘密，一旦被人公開出去，多麼難乎其情啊！

原來，國棟把所拾那本書拿到他姑母家後，也顧不得其他，趕緊到他所住的那間清靜屋內，先把那本書打開看了看，裡邊沒有什麼，再把那小本打開，最前邊幾頁，滿記的是英文單字，再往以後去翻，忽然發現連續不斷的幾行字，國棟一一看完，心裏大喜！猛然把案一拍道：『成功了！』原來寫的是這些字：

『……每天進城，總是巧！回回要遇見那位不相識的少年，看他那樣子，雖不是一個博碩學士，也是個大學學生！他很美！我很愛他！……軍人倒是英勇！不過，我是喜歡文弱

書生的！像他，咳！他高姓大名？誰能告知我？……………今天早晨又遇見他，他的兩眼死死的望着我，我也注目看他，我倆距離很近很近的時候就各自走了過去！我真希望：在我倆相離很近很近的時候，地心就加大了吸引力，使我倆的四條腿停止運動，那我就要毫不客氣的將他緊緊的擁抱了！……」

以下還有幾行字，都被墨水塗得一點也看不清了，他呆呆的拿着這本書喊了一聲『成功了！』之後又不言語啦！一時幻想起來，就看見由那小本上，細細的鋼筆字裏，恍惚出來一個女郎，對他道：『我就是楊秋琴！我愛你！你也愛我嗎？』說完，嫣然一笑，媚態橫生！他一切不顧，趕快伸手就去拉她！『巴答』一聲！

那裏有什麼女郎！手內的書本落在地上了！他恢復了原神，不覺暗笑起來，想了想，最好是給她寫封信和這書明天早晨一齊交給她。這封信怎樣寫法？他倒爲難起來！起了幾回草，廢了許多紙，思索百番，才把這封信寫完，用一個巧妙美麗的信封裝了，放在書內，又用紙包了，上寫『物還原主』四字。

在這天國棟的心神整個全被楊秋琴給奪去了，到了晚上，躺在牀上，那情深的春夢，更擾亂他一夜未安！

次日，他很早就起牀了，特別的修飾一番！那時，城門也不過是剛開工夫不大，他出城後，一直就來到這個橋上，這時，只有些小本商人持着空筐進城，到市購貨，還有三五糞夫……



以外，便沒有什麼人了，國棟站在橋上，和他遙遙相對的；就是那十字口千丁的一個警察，他呆了有半小時的工夫，還不見那女郎的影兒！他這才感覺到時間還早呢，他來時沒有吃什麼，肚內這時咕嚕響了兩聲，便有點餓了，可巧有一個賣杏仁茶的由南邊走來，他趕快迎上幾步，喝了兩碗杏仁茶，吃了些燒餅麻花……太陽紅光這時已照在橋欄上邊，他想她快到來的時候了，整整衣服，用手又摸摸頭髮，頭上的油摸了一手，忙又掏出手帕擦手，就好像候駕一般！楊秋琴這天也似乎有什麼心事，打扮已畢，拿起書包就出門了，剛出胡同口，一眼向橋上望去，就看見國棟在那裏站着，呆呆的向這邊看，她不覺低頭掩口一笑！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她到了學校裏邊，進到她們本班教室，一看同學們剛來了三四個人，她坐到自己位上，裝作要看書的樣子，把那紙包打開，掀開那本英文書，就把那封信發現出來，她偷偷把信封拆開，恐怕被同學看見，還好，封內只有兩張信箋用鋼筆寫的小字，她便放在英文書本內，又用那本生字簿將信箋蓋上，只露出一點，一字一行這才往下看：

秋琴女士：

我是多麼的高興啊！我們雖然是沒有相談過話，可是，我們幾十次的途中相遇，也就好像是熟人一般！所以，我才大胆給您寫這封信：

(一) 深深的印象！

我是華美大學的學生，因為到我姑母家來養病，所以我們才能相遇，說起來真是巧！此所謂『千里有緣』罷！當我和您頭一次遇見的時候，腦府裏就註了『深深的印象』！沒一時沒一刻；我不在想念這個印象！

(二) 熱情的心兒又沸騰起來！

我的病兒，說起來是您給我醫好的！因為，我自從同您遇面之後，我的病真若有所失！然而，我那一棵熱情的心兒又沸騰起來！……

(三) 最美最麗的安琪兒！

您的美麗，用不着我來說，因為我這拙笨的筆墨，形容不出您美麗的萬分之一！總而言之，您太美麗了！不但外容美麗，由那小本生字簿所記的幾段文字，我就猜定您是個『秀外慧中』的人間最美最麗的安琪兒！

(四) 其中奧妙！

這是上帝給我們的機會，您把書遺失了，怎麼就會讓我拾去了呢？我拾去之後怎麼我就會知到是您遺失的呢？……這其中的奧妙，真不是我們能够想得出的呦！

(五) 物還原主。

現在，物還原主，又給您這一封意外的信，我現在只希

望您，十二萬分的懇求您，能在最近回我一信，吾願足矣！  
 ……………停筆不寫了。祝您快樂！

痴情人陳國棟鞠躬。

秋琴把這封信看完，又看了看信封上邊所寫的通信處很是詳細！……………她決心用郵回他信了！不過，這封信的寫法，雖不能使她芳心百轉，也要很費週折呀！

這一天的功課，先生所講的，她一句也聽不進去！筆記更懶得去抄！……………等到午後，功課還沒有作完，她便托詞頭痛請假回家去了。

到家後，略微休息，便提筆回覆國棟的信，全信共總雖然沒

有寫多少字，可是一片深情；已深深的藏在其中了！……她的信是這樣寫：

國棟先生：

看了您的信，我很快樂！我們以後的希望，只是一天親熟一天，您的學問很好！希望您時常的指教我！我是非常的願意！

本星期日，您要是沒有工夫，我們可以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相見，您要是沒有工夫的話，您可以給我來一信，免得使我徒勞往返！我一人感覺很寂寞，一人更懶得出門玩逛，可是，從今後，有了您這樣一個好朋友，使我一定要改變感覺



的！……寫的不好，您別笑！祝您

近安！

（來信最好寄到學校轉）

秋琴手書。

秋琴將信箋寫完，又寫信封，回信處就是她所在的那個學校。清清楚楚寫完之後，當時就貼好郵花，放入信筒內了，預計他明天上午十二點鐘前後就能接到，因為再過兩天就是星期日子。

次日，國棟因為他妹妹國芳很早的就來看他，他便沒有出城，國芳便把在學校同級任張先生所起的糾紛，告訴了他，只把與逸民的一段事情，隱忍未說，國棟聽了，非常生氣！恨不能立刻就找到學校去！

這天下午一點多鐘，國棟就接到了秋琴的信，看完之後，急速就寫了回信，單等時光快過，到了星期，好同這個美人相會！這時，便把國芳的事情，忘的無影無踪！

到了晚上，國芳要回去了，國棟告訴她轉告家裏說再過一星期病就完全好啦！他就可以回家了。國芳因為國棟把她送到街上僱洋車，她便簡簡單單把秦淑容的近況對他說了，他這時，一心只惦念楊秋琴，所以毫未留意！……………

星期日這天下午，國棟和秋琴在公園來今雨軒茶社會了面，他才知道她是一個最浪漫的女郎，他真被她所迷了！她情竇初開，所以覺得國棟比她未婚夫溫柔百倍！勝強很多！那一棵芳心；

麻醉得都交給他了……

從此以後，他倆『愛』的程度，大有一日千里之勢！真打得火熱一般！國棟索性也不回家了！秋琴只顧同他相戀，把學校裏的功課置之不顧！他們的行動又很秘密，雙方家長絲毫不知，然而這不過是一時的情景，若日久天長，恐怕就不成了！漸漸春光外泄，秋琴的父親可就有些耳聞了！國棟始終還不知道她已經『字』人！……過有兩個星期的工夫，秋琴的未婚夫忽然由南京回北平來了！因為他在軍官學校已經畢業，在某旅內任了一個職務，可巧這旅駐北平，他便隨軍北上，趁機和秋琴舉行結婚典禮。

這旅人開到北平南苑之後，秋琴的未婚夫李鳳山便匆匆的來

到她的家裏，對他岳父把要結婚的意思說了，秋琴的父親滿口應允，這時秋琴上學還沒有回來，當初李鳳山同秋琴也是形影不離的相親相愛！這時，一別幾載，他便到秋琴的屋裏休息去了，以便等她回來叙叙舊情！等了半天，秋琴還不會回來，他就有些耐不得了！便出去在左近借了電話，往秋琴的學校打了電話一問，那邊竟說：『楊秋琴女士今日一天也沒有到學校裏上課！』鳳山不免心疑起來，當時便不動聲色，又回到秋琴家裏，重到她所住的屋內，便開始搜查了，結果就在那英文生字本裏，發現了兩封信，就是國棟給她的！鳳山打開看了一遍，當時氣得把手槍掏出來，等她進來就給她一下！轉又一想：這事情不可燥進，等她

回來，慢慢試探她，她若已經失了童貞，便和她把婚姻作罷！她若未失童貞，對於自己的情敵（陳國棟）非得要收拾一下不可！以後再和她談判！主意想定，便把那兩封信及英文生字簿仍給放歸原處，忽又一轉想：這是唯一的証物，還是自己收起為妙，又從新拿起放在自己軍衣兜內，一頭躺在牀上，專等秋琴回來，和她算賬！

等到下午七點多鐘，秋琴才從外邊姍姍回來，一進門她父親就告訴她有貴客臨門了！她心裏就是一跳！走進她自己屋裏，一眼看見鳳山在牀上躺着，身穿耀武揚威的軍服，帶着非常的利器！她又不覺一楞！站在屋門處死呆呆瞧着他，一聲不語。

鳳山見她進來了，看那樣兒，比從前益發顯得漂亮！富有曲線美的身軀，站在那裏不語，他不覺笑了笑，忙從牀上起來，秋琴這才往前走了兩步，捱着他的身旁坐在牀上，用杏眼微微向他斜瞟了一下道：「你還能回北平呢！真難爲你，我以爲你是早把北平忘了！……」說着故意把嬌軀往旁一扭，似乎是氣了！鳳山這時，把方才一肚的氣，早就丟到九霄雲外！忙伸手攬着她的柳腰，秋琴半推半就的和他接了一吻！……兩人纏綿許久，一同吃了晚飯，鳳山仍回南苑去了，這裏秋琴便爲起難來！她左思右想，很是發愁！……

鳳山在北平不幾天的工夫，明察暗訪的，已把「陳國棟」知

道了八九，他便下了決心報這情敵之仇！未動手之先他已同秋琴開始談判了，秋琴這時是毫無主見，証物在人手裏，她還能不承認嗎！她又無力反抗，只好屈服在鳳山的威力之下！不過，鳳山也沒有試探出來她的童貞，是否失掉。

一天早晨，國棟剛出了他姑母的家門，往東走了不遠，就遇見兩個丘八，穿着武裝，却無利器，見了國棟出來，不容分說，上前揪着就打！一時掌腳交加，把國棟打的鼻青臉腫！因爲他姑母的門前，很是清靜，又趕上是早晨，很少行人，就是有三五個小販從這裏經過，看見是丘八打人，他們也不敢上前解勸！……直把國棟打得不言語了！那兩個丘八；才氣氣而去。這時恰巧他

的姑母家裏的廚子老趙由市上買菜回來，見了國棟躺在路旁，忙上前將他扶起，攙進家去！……養有一月光景，傷才好了！他這時已深深感覺到此處乃是非之地，把傷養好了後，就回自己家去了。

過了幾天，他看報紙上登載一段消息：「李鳳山楊秋琴訂於本月某日假某某飯莊舉行結婚典禮……云云」他這時又由他妹妹的口中聽到秦淑容爲了他被困西樓的事情……他內心太難過了！他當時立下志願要努力把這恨坑用真正的愛情填滿了不可！

他在百悶無聊的時候，無意中翻開一本書，讀到裏邊，有這樣一首歌：青山綠水古今同，男女相思一樣濃，玉環魂斷皇家也



空，綠珠花墜豪家也空，只有范蠡扁舟載了西施去，男兒到此是  
英雄！

他讀到這裏，不覺眉飛色舞起來！非常的羨慕范蠡的能爲，  
男兒到了這步光景，那才稱得起是英雄！……………

(第一集終)

# 曉窗詩話

潘齡皐太史真跡

北平赫興書局出版

△全書一冊定價貳角▽

△寄售處全國各書局▽

